

112-114

淵鑑類函

卷一百十二之卷一百十四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設官部五十二

京兆尹 京府司錄事 京府判官 推官 治中 廂官 市令

京尹一

京兆尹

增開封尹

左馮翊 臨安尹

右扶風 大興尹

河南尹

大都路總管 應天尹 順天尹 留守

附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

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

兆尹

絕高曰京十億曰兆 大衆所聚故曰京兆

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

馮翊 馮翊 馮翊

也

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

漢景帝中元六年更

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扶助風 化也

與左馮翊

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

三輔黃圖曰長安以東 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京尹

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銀章青

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爲京師

置尹一人丞一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

南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

後漢左馮翊右扶風屬司隸尋省魏晉爲京兆太守

後周都關中又爲京兆尹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

合二百四十四人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

親王爲之太宗爲秦王中宗爲英王睿宗爲相王時並

居其任多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置

牧如故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或以親王居閣而遙領

焉初雍州置別駕以貳牧之事永徽中改別駕爲長史

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

所都皆曰尹

南朝曰丹陽尹後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

地在周爲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茲東

郊

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

秦兼天下置三川守

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

爲三川守

漢興更名三川爲河南武帝增守爲太守王莽

改太守爲大尹改河南大尹爲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

都洛陽改太守爲尹

尹正也

章綬服秩與京兆同主京都

特奉朝請

李膺爲河南尹

魏晉皆爲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

都洛陽又置河南尹

東魏置洛州刺史

後周置洛

州總管尋罷之 隋初爲洛州刺史復爲河南內史大

業初爲荊河州刺史又爲河南太守尋爲河南尹與京

兆同 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

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而洛州本置牧一

人以親王爲之中宗爲周王時及衛王重俊實居其任

多以長史理人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

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書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

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

復爲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諱改爲司馬本一員太

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爲左右開元元年
並改爲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爲北京官屬制置悉同
少尹

兩京

初武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爲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

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爲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岐州爲鳳翔府又以益州爲成都府

增宋史曰五代俱置開封府尹 宋

開封府牧尹不常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印

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導民而勸課之中都之獄訟皆受

而聽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

御史臺無輒糾察 其屬有判官推官四人日視推鞠

分事以治而佐其長領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獄

訟訴則主行之司錄參軍一人折戶婚之訟而通書六

曹之案牒功曹會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各一人

視其官曹分職洩事左右軍巡使使判官各二人分掌
京城爭鬪及推鞠之事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掌檢
覆推問凡鬪訟事輕者聽浚元祐元年又增置新城內
左右兩廂四年罷元豐初復置 開封典司轂下自建

隆以來爲要劇之任至熙寧間釐折獄訟歸於廂官而

治事視前日損去十四崇寧三年蔡京奏罷權知府置

牧一員尹一員專總府事少尹二員分左右二府之政

事牧以皇子領之尹以文臣充在六曹尚書之下侍郎

之上少尹在左右司郎官之下列曹郎官之上又請移

開封府於舊尚書省從之

太宗真宗嘗任府尹自至道後知府必帶權字至是始罷

政和三年資政殿大學士鄧洵武言河南應天大名府號陪京乞依開封制正尹少之名從之 高宗駐蹕杭

州建炎三年詔改爲臨安府其守臣帶安撫使置知府通判簽書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錄事參軍等官掌畿甸之事籍其戶口均其賦役頒其禁令城內外

分南北左右廂各置廂官以聽民之訟訴

廂官許奏辟京朝官親民

資序人充後罷城內兩廂官惟城外置焉乾道七年皇太子領尹事廢臨安

府通判僉判職官置少尹一員日受民詞以白太子間日率僚屬詣宮稟事九年皇太子解尹事臨安府官制並依舊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五京尹爲五京留守

司俱兼府尹職 金大興府尹掌宣風導俗肅清所部
兼領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同知掌通判府事少尹掌
同同知總管判官掌紀綱總府衆務分判兵案之事府
判掌諮議參佐糾正非違推官二人分判戶刑案事

元初立燕京路總管大興府至元二十七年改大都路
都總管府置達魯花赤二人都總管一人即京尹之職
也副達魯花赤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經歷知事各二人
凡本府官吏唯達魯花赤一員及總管推官專治路政
其餘皆分任供需之事故又號曰供需府 明初改集
慶路爲應天府欲崇其秩改知府爲正三品賜銀印同

知爲府丞凡禮遇視在外知府特異有治中通判推官
經歷知事照磨等官 永樂十年陞順天府府尹爲正

三品如應天府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
節征徭謹祭祀閱戶口糾豪強恤窮困錄罪囚務知百
姓之疾苦凡學校軍匠積貯牧馬薪炭河渠堤涂僧道
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

原留守杜氏通典曰周

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
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
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爲東西臺至
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

不廣陵王羽留守京師後並加使持節唐留守之制蓋

因此也

高宗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京留守時有道士朱欽遂為中宮所使至都所為橫恣弘

機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賜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武后臨朝垂拱三年文昌右丞相蘇良嗣為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

宋

史曰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令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

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其

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

西京河南南京應天北京大名留

司管掌宮鑰及京城守衛脩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皆屬焉南渡初其東京北京並置留守以開封

大名知府兼其後河南復南京西京置留守紹興四年
帝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置奏差主管
書寫機宜文字官一員幹辦官二員準備差遣差使各
三員使臣五十員又置留司臺官一員五年罷 續文
獻通考曰金諸京留守司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
都總管副留守帶各府少尹上京留守司兼管林木事
正隆二年並罷 元大都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
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官原廟尚方
車服殿廡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
關鑰啓閉之事留守五員副留守二員 元世祖至元

三年詔上都路總管府遇車駕巡幸行留守司事駕還
即復舊 明制巡狩親征皆命東宮監國以大臣爲留
守而府尹無居留之事矣

京尹二

原史記曰汲黯爲主爵都尉丞相公孫弘上言曰右內
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
爲右內史 漢書曰甯成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
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
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又曰韓延壽爲左馮翊滿歲

稱職爲真歲餘不出行縣掾吏皆以爲方春月可一出
勸農桑至高陵有昆弟相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
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
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
縣無訟者吏不忍欺 又曰張敞爲京兆尹朝廷每有
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在長安中又曰在章臺下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
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懽孟康曰懽音詡北方人謂媚好
爲詡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
有過於畫眉者 又曰尹翁歸爲雍右扶風辟用廉平

疾迸奸吏常爲三輔最 又曰薛宣爲左馮翊得郡中
人吏罪名輒告其縣使自行罪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
長名 又曰王尊王章王駿並爲京尹皆有名京師稱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又曰龔勝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
祿大夫 後漢書曰延篤字叔國及邊鳳皆京尹並有
雄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邊延趙張謂趙廣漢及張敞
也 謝承後漢書曰鄧道出爲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
海號爲豪強所病 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京兆守勤
勵禮學風化大行人多無車牛斐課人間月取車材使

轉相教作車又課民無牛者命畜豬貴時賣以買牛始
人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吏不煩民民不
求利遷爲平原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車馬不得前 又
曰顏斐爲京兆尹課人輸租時各因便置薪兩束爲寒
炙筆硯 又曰顏斐爲京兆守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
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蕪人民飢凍而京兆令屬
縣皆整頓阡陌樹桑果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 王隱
晉書曰樂廣字彥輔爲河南尹故郡中多怪後人皆於
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數在廳事者唯廣處之 晉中
興書曰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又曰彭

城劉隗太興初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
機祕密皆豫聞之 語林曰許元度出都詣劉真長先

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標劉貴略無造詣遂九十日

一詣許語曰卿爲不去家將成輕薄京尹 隋書曰樊

子蓋檢校河南內史屢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爲公別造

玉麟符以代銅獸 **增**唐書曰開元初李元紘擢京兆

少尹詔浚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場爭利

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 山堂肆考曰李峴長

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帝歲幸溫湯旬內巧供億以

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摘安祿山陰事

諷京兆捕祿山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
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
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唐書曰肅宗時楊綰輔政以儉約風天下京兆尹黎幹
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 又幹爲京兆數
論執宰相元載惡之王縉附載意折幹曰南方孤生安
曉朝廷事邪 山堂肆考曰劉晏爲京兆尹總大體不
苛細寬猛相濟吏民安之 又李勉爲京兆尹時宦者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
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勉不

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脩具朝恩銜
之亦不復至太學 又曰柳仲郢字諭蒙爲京兆尹政
號嚴明出尹河南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尹時仲郢
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愛爲本 又曰薛
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
爭辨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
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邪命左右趣神策軍將
出仇士良聞之召元賞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
杖殺神策軍而囚服見仇士良士良無如之何呼酒歡
飲而罷 唐書曰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元賞復拜京兆

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斂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立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德裕復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尹 山堂肆考曰唐僖宗時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牘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牘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歸者如市 宋史曰五代漢初李穀權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劉德輿者梁時屢攝畿佐居中

牟素有幹材穀即署攝本邑主簿浹旬穀請侍衛兵數
于佐德輿悉禽賊黨其魁一即縣佐史一御史臺吏搜
其家得金玉財貨甚衆自是行者無患 又宋真宗朝
御史中丞趙昌言上言天下大辟斷絕皆錄款聞奏付
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
或斷獄有失止罪原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
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
施行從之 又慎從吉錢俶之壻也臨事敏速勤心公
家所至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大中祥符八年
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

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

又真宗爲壽王尹開封府召畢士安爲判官及即位命
權知開封府事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
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官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
外必令士安戒勗 又慶曆中賈昌朝言漢唐都雍置

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

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陳許滑鄭皆隸開封
府以四十二縣爲東畿帝納之 又程琳權知開封府

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賄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
辭異令有司驗得實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曰蒙

正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尊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琳後以御史中丞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又包待制拯除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至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又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

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
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
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
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於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爲匠
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
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間
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耳徽宗從之 又元豐時
王存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堤以自廣或請
令培築如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
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禁都人

濠鏡類志卷一百一十二
三
懽呼相慶 又吳擇仁以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
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
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有竇鑑
者以捕盜冠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徃舊態來前叱
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
宦官楊戩第擇仁跡取之竄於遠戩遂中以事罷為顯
謨閣直學士 又王巖叟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
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
不可深究巖叟令掩捕撤毀之根株一空供備庫使曹
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負其半續盡力不能取一日

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問其故僧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又元祐初錢勰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
敏欲困以事導人投牒至七日勰隨即剖浚簡不中理
者緘而識之戒無得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
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調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人皆驚詫宗室貴戚爲
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 又孝宗朝張
杓子浚以直徽猷閣改知臨安府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
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光宗時再爲府尹內侍毛伯
益冒西河茭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夤緣宣諭

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所至
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金史曰金
大定初唐括安禮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
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七年
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
錢爲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 又曰
章宗時承暉知大興府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
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
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曰可以此報宣徽矣 又貞祐

時胥鼎知大興府以在京貧民餓食者衆宜立法賑救
乃奏曰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人者宜計所贍遷官陞
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鬻恩例格入粟草各有數全活
甚衆 元史曰元至元十七年上都留守闕官宰相擬
廷臣以十數帝顧賀仁傑曰無以易卿特授上都留守
兼本路總管開平府尹桑哥用事奏上都留守司錢穀
多失實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傑廷辯仁傑曰臣漢人
不能禁吏戢姦致錢穀耗傷臣之罪忽刺忽耳曰臣爲
長印在臣手事未有不關白而行者臣之罪帝曰以爵
讓人者有之未有爭引咎歸己者罪勿問 又大德二

年姚天福拜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
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 獻徵錄曰明陳諤爲給諫舉
勅權貴無所避太祖朝犯顏敢諫屢瀕於死永樂十六
年擢府尹政尚嚴察有張趙風嘗出行誤衝太子駕太
子訴於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 又曰王
賢爲順天府尹嘗以柴炭爲民病言於大司空石璞曰
京民勞疲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
乎石默然爲遞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
叱跪於庭賢聞趨至欲縛其人以聞主者固謝乃已景
泰間再疏乞休上曰卿年七十禮當致仕然京畿冗繁

非爾不治英宗復辟之初顧謂近臣曰府尹如賢者何
可得哉 又曰成化時彭信為順天府丞畿甸征徭常
倍蓰他郡加之達官貴人園田錯午侵牟武斷民用困
瘁信贊治之暇周行列邑揚摧折之威施拊循之政方
嚴之下惠裕繼之 又曰正德時孫懋為南京府尹適
駕幸南都與參贊喬宇協力同心隨機防護宸濠已擒
繫舟泊龍江逆錯繫諸司而彬等益導上夜遊伺便竊
發懋乃伏闕上章屢請迴鑾辭甚激切時值彬生日衆
期往賀懋曰某抗疏欲置之死而今復賀其生非情也
彬雖憾之然因懋不敢輕動及卒世廟惜之曰古之遺

直也特賜祭葬贈官蓋異數云 又嘉靖間劉淑相尹
順天先是永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民役
遂占籍京師年需原籍幫銀有司歲徵銀解戶部下京
府給富民曰供坊廂役至是福建解銀六千有奇部發
府令給僚胥皆以成例宜給淑相曰國初土著者寡富
戶供坊廂役需費實繁原籍幫供宜也今土著日增富
戶隸籍順天與土著同役凡有役府下兩縣縣下廂坊
詰丁撥畝均出供費富戶何以獨得幫銀也乃下兩縣
覈年供需費銀實費不什一遂停不給

以上京尹

唐書曰

太宗伐遼虜元齡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

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忽有男子
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君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已
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邪 又曰開元十二年
東巡泰山宋璟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
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
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宋史曰後唐莊宗入魏

河朔遊士多自効軍門張昭至魏攜文數十軸謁興唐
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
見之晚即署府推官憲後爲北京留守昭從至晉陽莊
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

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計乎憲曰我本
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顏求生何
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相泣而去憲遂死
之時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
害之令爲榜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

又曰太宗親征太原以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 又

曰至道初呂蒙正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飲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
裁而已 又曰王旦參知政事從真宗幸澶淵雍王元
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

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何如
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
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
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 又大中祥符議封泰山
以向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後祠汾陰復
為留守 又曰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
修等頗遊宴王曙時權知開封府後至嘗厲色戒修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事邪修起對
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耳

以上留守

京尹三

原執版

閉閣

漢書典職曰京兆秩中二千石見尚書

韓延壽事詳前二

三輔尤劇

五日何畏

張敞傳曰浩穰於三輔尤劇注浩大穰盛言人眾多也

又曰張敞被劾使吏絮舜有所案問絮舜以敞被劾當

不久在職遂慢其事曰五日京兆尹耳何足畏言祇應

母問錄囚

吏請

代罪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每錄囚徒其母問以平反則喜而食若無所出則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生無益縣官願代趙廣漢死使牧養小入竟坐腰斬

內掌帝都

外統京畿

傅子云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

六鄉六遂之土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

天下四會利之所聚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

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

一時之聲暇立司馬之綱以統之裁劉之目以經緯之

李之所毀以漸補之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

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

安

整頓京師

檢御貴戚

李邵別傳云鄧騭弟豹為將作大匠河南尹峻豹欲

得之上及騭亦欲用豹難便召拜下詔令公卿舉騭以旨遣人諷公卿悉舉豹李邵曰司隸河南尹當整頓京

師檢御貴戚今反使親家為之必不可

遐邇所模

四方表則

晉起居注武帝

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為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內明

於治化其以恂為河南尹王隱晉書曰庾純字謀甫太始六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都為四方之表則中書令

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為河南尹

王章封事

孔坦望實

漢書云王

章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為鳳所舉以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食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

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林曰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惟孔君平可以處之君平孔坦也

擿伏如神

民如子 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

設官部

京尹

京尹

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其發奸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為調棺皆曰死無所恨謝承後漢書云延

用善士謝承後漢書云羊陟遷河南尹旌表異行進用善士翦治強宗禁絕

豪右謝承後漢書云華崧為河南尹翦治強宗威名振又云羊陟遷河南尹禁絕豪右囑託書疏不

與交持法簡而不犯為吏嚴而不殘傅子云傳嘏為河南尹以

德化為本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列女傳云雋不疑為京兆尹識鑒明微母誡之曰養民不可不惠臨政不

可不仁仁能愛人惠能如慈疾病則給醫藥獄訟

不加榷楚風俗通云陳龜遷京兆尹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傅子云傅嘏為河南尹

見理識情訟獄不加榷楚而得其實蓋勲威震京師袁安大小從化

後漢書云蓋勳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按得其賊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按咸震京師續漢書曰表安為河南尹十餘年小大從化

羊陟計

日受俸

兒寬開渠溉田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日乾飯茹菜

漢書曰兒寬遷內史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野擔負輸租縱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之

王令貪殘李膺殺之

王官吏不下王濟鞭之

後漢書曰李膺

為河南尹執法不撓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乃至殺孕婦聞膺剛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北堂書鈔傳暢晉諸公贊曰王濟為河南尹未拜遇王官吏

增追匿金

覈逋賦

宋史云神宗

不下道濟鞭之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民王穎有金為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直穎憤而致偃扶杖訴於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

設官部

京尹

金穎投杖仰謝失偏所在山堂肆考曰唐韋澳為京

兆尹宣宗舅鄭光主野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執而

械之奏其狀且曰必置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柰何對

曰陛下自內史擢臣京邑安可使畫一之法獨行於貧

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人不可犯

也太后為輸租數百斛乃釋之

銅虎翰苑新書載李燮傳云燮拜京兆尹加幢蓋鼓吹

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

如母訓如父詳前一隋書惠文彈治詔書褒美

宋史云蘇頌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謂京師浩穰須

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隸臥治之比翰苑新

書云歐陽六一集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

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

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請避正寢識名屏風宋史

起權知開封府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

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兩廡詔從之名

其堂曰繼照又云呂夷簡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

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名於屏風將大用之

榜神策校

祠曲江池

山堂肆考云元和間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

不避者即時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

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唐書云孔戢為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帝悅詔兼御史頓舍種蔬表木按籍太僕寺丁艱歸詔取

不出凡三詔始出授應天府尹益尚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具旦暮荷鋤往芸之日飽饘粥菜茹太

宗密使人廉之得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朕與均苦耳然庭無廢事宋史云王博文天禧中以龍圖閣

直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出談笑

剖洩 簡易循禮 翰苑新書云言行錄蔡端明襄字君

治京師談笑剖洩破姦發隱吏不能欺宋史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極威嚴之後簡易循禮

不求赫赫名厚結中人獨抗錦衛 宋史云李師中

京師亦治設官部

多大臣居守據幕吏習弛緩師中一以嚴整齊之號為

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惟厚結中人神宗嘗對

宰相言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邪帝默然獻

徵錄云武宗初服劉瑾擅權惡禮科都諫周璽乃陞順

天府丞實則抑之也未幾同錦衣衛指揮楊玉勛事赤

縣楊玉者瑾黨也眾見玉皆低首璽獨與抗辭色不少

假借事竣瑾族玉誣以蔑大體不苛壹意撫字山

視近臣下獄拷掠削籍死大體不苛細寬猛

肆考云唐劉晏字士安為京兆尹總大體不苛細寬猛

相濟吏民安之意獻徵錄云弘治間蘭琦尹順天熟政

體知民瘼一意摘發奸盜請罷牛車宋史云吳育

撫字民安之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南又得巨盜積賊萬九千緡

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獻徵錄云嘉

奏免園夫

山堂肆考云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尹京師

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選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
平價和售以息眾譁獻徵錄云嘉靖初王震陞順天

請平宮市

府尹奏罷上元江寧花園夫千餘人降絲綸賜旗甲合辭事類云晉

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並

守故事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又唐呂元膺拜東都留

都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可并三州罷

旗甲自此始東都治第西京留臺唐書云文宗時

都留守時閣豎擅威天子擁虛器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治第東都集賢里於午橋作別墅具煥館涼臺號綠野

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

相歡不問人間事山堂肆考云司馬溫公為西京留

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伊川謂曰公出無

聽斷如神

從騎市人或不識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博奕不問要不敢干宋史云欽宗時李綱之罷太

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搗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

內侍輒殺之帝顧聶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昌再尹

京兆惡少年怙亂書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自

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赴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

設官部

司蓋負

京尹

三

掠而去人不真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正所以禁其為非

耳
文書躬浚

豪猾畏斂

翰苑新書載晦菴集云季椿字壽翁臨安擇字公在

議中執政謂公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親閱文書躬自裁浚請囑一無所受三月而罷宋史

云吳奎權開封尹達於從政吏不三老上書六軍

畏法山堂肆考云漢成帝時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

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代

所稀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觀

關之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亦宜有誅以懲殘賊之口

於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又云唐韓愈為京兆尹六

京尹四

原秩二千石

續漢書百官表云凡州所監都為京都置尹一人秩二千石

官品第

三漢書百官表云
京兆尹品第三

如郡主爵

又云三輔職如
郡主爵列侯

分治

京師

漢官解詁云武帝太初元年左內史為左馮翊主
爵都尉右內史為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為三

輔

正身率下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正身率
下按篤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黎

民擢用長者與參政事
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正身奉職

又云巴肅為河
南尹正身奉職

優賢養民

又云華崧為河
南尹優賢養民

進賢尚功

續漢書百官志
云凡京都置尹

治民事進

政令甚明

漢書云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豪強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

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
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為

政清整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
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枹鼓稀鳴

漢書云張
敞守京兆

尹一日捕盜賊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
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私

請不行

魏志云司馬芝字子華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
請不行居官十二年自魏及今為河南尹者莫

設官部

京尹

及也 勸農桑增戶口 謝承後漢書云延篤遷京兆尹勸

少歸 三輔資其政教 後漢延篤為京兆 百里垂拱

仰辨 魏志云劉馥字子精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

明擬 幽微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 未嘗賊

罪鞫人 後漢書曰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

希牧守 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 吏民莫不

自勵 魏志司馬芝為河南尹抑 吏民敬其威信 漢書

疑為京兆 尹云云 吏民稱不容口 漢書曰趙廣漢為京兆尹

口 **增頭上尹** 山堂肆考云唐劉栖楚改京尹峻誅不

凌突諸少年從旁諫曰 **南省位** 宋史云陳省華景德

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初權知開封府轉光

祿卿舊制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
泣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南省五品之南
宗朝黎幹再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
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
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霖雨聞鴉訴山堂肆考云唐溫彰為京兆尹
設鈴以通冤訴者一日聞挽鈴

聲視之乃鴉也彰曰是必訴人探其
雖命吏視之果得探雛者命治之
大聲官人錄云

永樂時陳諤為給事中舉劾權貴每奏事大聲如鐘上
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呼為大聲秀才擢順天府尹

既而坐事落職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轉
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王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

良鯁直四字高第入守翰苑新書云郡國二千石高

示寵異焉高第入守京兆不過二三年近

者數月惟趙廣默記波遣又載東坡集云張文定公

漢張敞為久任方平知開封府事繁為

尹者皆書版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宿酒奏事宋

百以次波遣毫髮不遺吏民皆以為神

云李紱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紱夜

醉晨奏事酒未解帝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沈湎於酒邪

設官部

治以簡靜

獻徵錄云弘治間高啟尹應天政務填委以次裁波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

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厲明察始稱其官啟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燕飲如平時久之吏樂其簡

民安其易獄內皆空翰苑新書載哲宗實錄云王安禮知其易獄內皆空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未三月

而獄內皆空揚諸府門遠甚似其父宋史云呂公弼使過之歎息以為異事

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詔不臺參唐書云李逢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逐之以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乃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

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望風而遁又曰開成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

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球占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引避又曰郭行餘累擢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又曰郭行餘累擢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

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

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
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荅
不妄造

請宋史云馮京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請丞相
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

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不附安石又云劉庠為開
公重非傲也京富弼壻

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
尹來即告吾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竟

不往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
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

政如始至山堂肆考云明皇東巡源乾曜以京兆尹
留守京師治尚寬簡居三年政如始至

不負所知宋史云晏殊留守西京奏張洞知司錄殊晚
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飲酒賦

詩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亦自以不
負所知樞密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或

用故相續通典云唐故事居守之位或用舊德或用故
相未嘗以武將而當保釐之重也長慶二年以

前義武軍節度使陳楚為三世尹京翰苑新書載四
東都留守違制尋亦改焉

京尹

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顯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為國宣勞誠搢紳之盛事也

四為京兆

唐書云肅代時魏少游四為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

有足稱者

五為京兆再為河南

又云柳公綽子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尹再為

河南

父子兩京

宋史云溫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子琦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

京相望人為榮

兄弟具瞻

唐書云李叔明本鮮于氏世為右族兄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

叔明當東都平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語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京

師豪右大震

又云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許孟容為

京兆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

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京師無事有希文

山堂肆考云范文正公公尹開封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公公京師無事有

文希

請禁賓客相過

宋史云景德初陳省華尹開封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客相過詔從之

賓僚不拘時見

山堂肆考云宋呂公著知開封率五鼓視事賓僚至者不拘時見故府無

廢事下

情易達 心一主於惠愛

獻徵錄云明應天府尹吳雄臨事能斷摧奸擊惡推見至

隱而心一主於惠愛嘗讀趙廣漢傳歎曰構會吏民以賊無辜是豈為民父母之道宜其見刑也至龔黃傳則

曰為吏者當如此矣

都輦重職

白帖山壽啓曰河南尹京兆重職前代皆用名人聖代已來有

李膺杜預王恂雋不疑復今減此者也

電埽庭訟響荅詩筒

宋史云錢總進尚書

拜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府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荅詩

筒近所未見也

表則四方

監臨三輔

鎮撫畿甸

肅清

京師

當堯舜之朝

繼張趙之位

偶唐虞之代

尹河洛之都

統千里之封畿

領萬戶之版籍

況

設官部

官部

京尹

屬休明之朝 宜尊表則之位 朝許政能任先廣漢
時推明察選在不疑 漢推能政選在袁安 晉擇
公才任先孔坦

京尹五

原詩梁元帝去丹陽尹尹荊州詩曰驂駕乘駟馬謁帝
朝承明分符涖閩越終然慙勵精 又曰副君垂獎旰
仁慈穆且敦終朝陪北閣清夜侍西園降責深知已寧
思食椹恩未嘗辭畫室誰忍去輶轅 蕭琛和元帝詩
曰妙善有兼姿羣材成大厦奕奕工詞賦翩翩富文雅
麗藻若龍雕洪才類河瀉案牘時多暇優優闕典墳儒

墨自元解文史更區分平臺禮申穆兔苑接卿雲軒蓋
陰馳道珠履忽成羣德音高下被英聲遠近聞 徐勉
和元帝詩曰敬愛良是賢謙恭實所務尊賢遺道德重
學嚴師傅六藝誠爲敏三雍稱有裕覆被唯仁義吐納
必哇璋壯思如泉湧逸藻似雲翔夙有匡時調早懷經
世勅留心在庶績勵精思治綱

原

箴漢揚雄

一作崔駰

河南尹箴曰芒芒天區畫冀爲京商

邑翼翼四方之經

一作是營

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風化攸興

萬國承流

增

制唐蘇頲授宋璟兼京兆尹制曰敕惟雍設都實難

設官部

增五頁白卷二

京尹

三

其理京尹鎮俗不易其才具官宋璟天假直清時歸方正端莊以立姦慝遷於望風果斷而行綱維成於不日衣冠所重人吏攸欽俾承彈糾之餘乃綜浩穰之劇可兼京兆尹餘如故常袞授孟皞京兆尹制曰門下天府惟雍神臯作京當四海之會同在三輔而尤劇漢以郡國二千石高第入守而轂下稱之今因其制而選用亦陟明於辨理也具官孟皞端一簡亮外寬內肅在割能斷見事風生歷踐通列侃然處正京師化源庶尹之則承平無事統正猶難或多毀傷失名數月輒罷况寇難未靖邊備尚勞率西之師取給畿內戎衣軍餉困竭

閭閻姦人豪奪吏氣傷沮屢有申救未懲其弊思得至
公明斷之才曠然大變其俗是用命爾典司劇任肅清
權右扶養元元無俾趙張專美有漢可守京兆尹散官
勲封如故 又授京兆府尹魏少游加御史大夫制曰
門下肅清風俗糾正朝廷必求謇諤之才式總紀綱之
任具僚魏少游直方其行簡亮在躬有玉壺之清澄兼
龍泉之斷割通變可以成世務精密可以舉人倫中外
累更風聲益振法無所避姦不能欺貳職司徒實平邦
教三尹京邑備洽人謠不有兼官豈云重寄宜授趙堯
之印俾雄張敞之職可檢校御史大夫餘如故 白居

易授韋正貫京兆尹制曰敕權知京兆尹韋正貫詩不
云乎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故趙張邊延馳名兩漢而不
疑兼以儒學取重當時斯任也吾豈易哉爾敷用政術
列爲殊科再升文字之途一舉雲霄之路拔於郡府以
尹京師有抑強扶弱之心得變通適時之用煦若春日
肅如秋霜干將淬而投刃皆虛騏驥馭而追風自遠重
以郊天盛禮發號鴻恩訖事而物力安舒設禁而寇攘
帖息是用嘉乃成効寵之正名爾其奉上思盡臨事思
權轄健吏而惠窮人簡簿書而提綱目處劇勿紊居閑
勿遺俾椎剽絕迹於九衢枹鼓息鳴於五夜克揚顯績

用繼前脩 又授黎幹京兆少尹制曰敕朝散大夫前
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黎幹經遠
良圖弘通敏識典墳聚學風雅成文操守甚貞行歸於
正早敦近掖見重中朝俊德用彰嘉言罔伏頃有歸閑
之志益存難進之誠亞彼尹京眷求公器宜膺獎命俾
展多方可京兆少尹散官勲封如故 元稹授楊巨源
郭同元河中興元少尹制曰敕具官楊巨源詩律鏗金
詞鋒切玉相如有凌雲之勢陶潛多把菊之情朝請郎
前守華陰縣令郭同元文戰得名吏途稱最劉超推出
納之善王渙著抑挫之名皆用已長各居官守因其滿

秩議以序遷稽其器局之良宜參尹正之亞巨源可守
河中少尹同元可權知興元少尹 宋歐陽修除劉沆
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制曰門
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
之禮必優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
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入必侍於清閑
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
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
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毘乃
遽思於退讓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茲祕殿之嚴眷乃

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於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原表梁劉孝儀晉安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盈尺徑寸易取琢磨南箕北斗難爲簸挹何則良工質美在器成珍假名責實涉求必殆 邵陵王讓丹陽尹初表曰臣進非民譽退異宗英尸居崇號已紊彝典况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京罕繼審已循涯自知莫可銜談巷議尤見不勝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劔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簾圖五岳寧識崇朝之

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
奔雷方今振鷺盈庭白駒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
子之國幸聞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原序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
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授受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
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
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
言東以赤山爲成臯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
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旣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
尹雖得人之盛頗媿前賢而眇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

受圖負宸寶曆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敘德以位成每念忝涖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真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京府判官

增涖事恪謹

宋史云程羽領開封府判官羽性淳厚涖事恪謹太宗尹京頗以長者待之及即位

命知開封府

始置通判

又云太宗爲府尹宋琪爲推官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

李崇矩善出入其門遂惡之乃白太祖出之外太平興

國開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

京府置通判

勸辭留務

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事

自宋琪始也

勸辭留務

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事

設官部

勸辭留務

又云秦王廷美尹開封府事

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

上飾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下堂對使呂端復為判官王繼恩

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

就鞠於府端方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

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

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耶即下堂隨問

而並賜金紫又云太平興國間許王尹京命轉運使

載為推官並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請行辟屬

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言蝗亘田野以臣

又云謝絳數論事權開封府判官上言蝗亘田野以臣

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願認公卿以下舉任州

府者便得自辟屬縣令妙選僚佐又云真宗尹京妙

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執奏宮禁又云梅摯徙開封

之為諫議大夫與畢士執奏宮禁又云梅摯徙開封

安並充開封府判官鄭玉醉呼毆草定書疏又

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草定書疏又

徼巡卒皆釋不問擊執奏皆杖配之草定書疏又

真宗尹京楊徽之為首僚邸中
書疏皆徽之從孫億所草定也
升殿並命又云盧琰為太常博

士咸平二年選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並命真宗
謂宰相曰人之有材難得悉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

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
繁慎選之意仍賜緡錢
不奉宮中教旨又云龐籍為開封府判官

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
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自今宮中傳命毋

得輒
平反白衣會獄又云榮諲為開封府判官太康

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誅其首而流其
餘諲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諲議但流其首而杖

其餘
稱為廉判獻徵錄云明呂言大學士原之孫也以

妻子弗以隨食無重味數日才一舉肉弗飽也中丞大
僚呼斥羣吏見君入肅然起曰廉判來矣故僚佐多忌

之而言又好議天下事若闕遠無近功人
咸曰京兆君迂言亦自安其迂弗較也
湛浮自得

又云嘉靖時祝允明以興寧令遷應天府通判亡何乞
歸允明簡易高曠不樂拘檢性善書晚益奇縱喜獎拔

設官部
京府判官

後進終身不言人過其居家未嘗問有無得錢輒召所
善客與噱飲盡乃己少有意用世既漢落不試一發於
文所著書合詩文集數百卷陸粲曰明興百年士猶膠
守章句未觀其恢然者也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
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
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道遙廓然離俗者矣

京府推官

增察其冤誣

宋史云五代漢初魏王承訓為開封府尹盧億以水部郎中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

恣軍士咸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閭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服論死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反坐告者

又曰神宗時蔡齊子延慶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

火入自延慶察卒辭色疑焉詢之

文擢第一

又曰畢

果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甚重之

相士安曾孫也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

推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

官不伐科名又曰真宗尹京楊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

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

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 伉直尚氣

又曰王益柔曙子也伉直尚氣以廢

至集賢校理與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人欲遂傾

正黨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為解於帝久之為開

封府 請察獄冤

又云李防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

推官 特加歎賞

又云喬維岳為淮南轉運副使嘗按部至

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

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事第云轉運使令處茲罪

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

州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或

言其在淮南沒獄不平左右有知其事者辯之太宗特

加歎賞京府事維岳平處詳敏有王陟為司錄真宗亦

稱其名幹及踐阼即命維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

法不止笞

又云呂公孺為

窮治

又云韓絳為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

事宜

州絳言留之在外恐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
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奏事

賜緋又云趙槃少篤學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中

面賜進士爲集賢校理授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

未午而畢

又云楊繪爲開封府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

凌斷精敏聲聞益遠

又云王安石不悅蘇軾令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凌斷

精敏聲聞益遠創立推判分治之法
又云元祐中王巖叟爲

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廳共治一事多爲
異同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是著爲令

京府治中

增求爲尚寶

獻徵錄云鄭端簡公曉在選曹嚴相嵩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據故事謝之

分宜始怒治中惠政

又曰龐嵩字振卿居南海弼唐鄉學

應天府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年大京兆缺屢攝府事
多惠政時江寧葛仙永豐二鄉數被水患居民餘七戶

而已歲課不能辦為築堤闢萊得田三千六百畝立
惠民莊四募召貧民佃之流移盡還百姓至今賴之嵩
早遊王陽明湛若水之門奉其緒論為諸生規建會於
新泉書院日與講學府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嵩
疏請止著為令葛
仙鄉立祠祠之

京府司錄事

諸曹參軍附

增特遣宣諭

唐書曰溫造字簡輿大雅五世孫也姿表瑰傑盛氣少所降屈隱王屋山張建封烏

重肖薦之長慶初以京兆司錄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

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

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觀使問行期乃不報卿為

吾行踰意毋多讓因賜緋衣至范陽總素健郊迎造為

開示禍福總懼豐然若兵聽自擇官又曰元和中白

在頸由是籍所部入朝居易召入翰林

為學士遷左拾遺歲滿當遷帝以其資淺且家素貧聽

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

便養

詔可

今黃叔度

又云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嘗寢疾房瑄聞之憂不寐曰捷卿有

設官部

京府治中司錄事

京府治中司錄事

三

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
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受詔

鞫獄

宋史云太宗朝趙安仁為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拜
秘書丞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

塔錢餽軍

又云仁宗朝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錄福勝
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

用兵願以

以謹幹聞

又云王陟以著作佐郎留知開
封府司錄參軍前司錄閻仲卿

屢升殿奏事真宗尹京時頗不悅及陟代之以謹幹聞
尤被待遇即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

具徭役利害上之

又云韓琦稱其才遷開封府司錄嘉
力韓琦稱其才遷開封府司錄嘉

祐寬恤請道分遣使者壽曰京師諸夏本願獨不蒙惠
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

大姓漁
并之弊

與府尹同對殿中

又曰韓肖胄琦曾孫也祖
忠彥再世為相以廢補承

務郎歷開封司錄與府尹同對殿
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

以登第更仕宦者

為之

又云宋王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
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慢不習事請

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為之可其奏

有宰相器

又云龐籍及進士第為黃州司

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

以公輔期

歐陽

文忠歸田錄云薛簡肅奎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錫為府

曹官薛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守秦辟以自隨

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曰其為人也端肅其言簡

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錫果至參

知政知其能宋史云趙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

事曹參臨事勁正不受請託又云鄭望之登崇寧五年

曹以治辦稱臨事勁正不受請託進士第歷開封府儀工戶

者奏歸之蔡京欲奪人妾使人諭意望之拒不從

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又云家愿父勤國慶曆間與

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愿紹聖間登進士第元符三年

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凡萬言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

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禁錮不調靖康初

左丞馮澥薦除開封府工曹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筵

設官部

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及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賜之

明不設

廂官

增分置八廂

宋史云韓維在太常與王安石持議不合使為開封府始分置八廂

清不行庭參

翰苑新書云邵伯溫撰蔡確傳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左廂公事

後劉庠知開封府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令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問而嘉之後臺官鼓執政奏乞除官上曰可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明不設

市令

原內史屬官

長安市長

北堂書鈔云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內史屬官有長安市廚

兩令又云長安四

祭遵奉法

元儒知人

東觀漢記云祭

市四長丞皆屬焉遵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上乃賞之以為刺奸

將軍 王隱晉書云石苞販鐵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
名知人見苞異之歎苞當至公輔由是知名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五十三 太守

太守一

唐刺史

宋知軍州

元總管府

明知府

原杜氏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

年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

其罪法論課殿最

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書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

并

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

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

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

質正

常稱曰與我共治者

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元帝

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

爲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成帝綏和

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

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

近日公卿以下變易促急數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

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義死節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

縱爲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

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

字乃下所以丁寧告戒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

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

方今急務國
家之利也
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

字敬伯為巴郡
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
鍾離意黃

廣是
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虞延第五倫桓
三國時有郡

守國相內史
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
王導永嘉

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
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

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
得者為恥導饗名竊位敢素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

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巡
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

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後魏初郡置

三太守
史在刺
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

為刺史
史在縣
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

設官部
太守

以六年爲限 北齊制郡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

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

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

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 楊尚希上表曰當今

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開 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

置太守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加號

持節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

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漢文帝二年初興

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

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元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

總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

官義寧二年罷竹使符又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

年又改銅兔符爲銅魚符

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宗

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

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

貞觀中賈敦實爲饒陽令

有能名時制大功之嫌不得聯官敦實兄敦頤復爲瀛

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

崇之敦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甚有惠

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

人呼爲逮貞觀之末升平旣久羣士多慕省閤不樂外

崇棊碑

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

其輕也如是

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

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

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

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

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后乃令書名

采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

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

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者永昌中成

王李千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為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

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

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其餘

為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六州為六雄十望宋毫滑許汝晉洛號十緊

初有十緊州後入緊及上中下之差

者甚多不復具列增文獻通考曰

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爲限 宋太祖開基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爲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農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錢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頒告於治境舉行祀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奸貪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

所 若河南大名應天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
安府慶州渭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
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瀘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
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
大蕃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
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
餘州軍則否其屬官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
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
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員後詔要

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

年罷

元年七月詔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鈐轄武臣副之次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副之令逐

州改正稱呼至紹興三年臣僚言既與異時沿邊事體不同又於今日諸州統制無補徒著名位以成虛文詔

並罷

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

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守臣以二年為任六年詔控扼

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為任九年罷令郡守並帶提舉學

事

九月禮部言知建昌軍李長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中輟今欲郡

縣

依舊法結銜從官以上知郡縣帶提舉學事除郡知通縣令佐並帶主管學事結銜從之孝宗乾

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為郎

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指揮非曾任守臣及監司

不得除郎官

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

續文獻

設官部

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

太守

五

通考曰理宗時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

右丞相葉夢鼎言祖宗謹

重牧守之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宣上德意庶幾無負臨遣之心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非立法之本意

遼史南面黃龍

府官曰知黃龍府事興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

州官有刺史大略采用唐制 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

者爲尹 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

萬戶之上者爲上路十萬戶之下者爲下路當衝要者

雖不及十萬戶亦爲上路上路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

人總管一人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奧魯下路秩

從三品散府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

人領勸農輿魯諸路同所在有隸諸路及宣慰司行省

者有直隸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州縣者其制各

有差等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

縣則縣尹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隸府各省分

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爲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爲上府知

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

品已而並爲正四品知府掌教養郡民之事賓興科

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誥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

審達冤滯存恤困窮糾察吏治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

藩臬上於吏部務知百姓之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

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之而總督焉

太守二

原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罷去必有毀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

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
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童子得教令吏民見
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
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戶

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
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民有
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
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
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
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
且飽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掾吏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
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
石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
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 又曰
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
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

至南郡盜賊斷跡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遷南陽太守躬督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內太守 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又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 後漢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 又曰劉寬爲南

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案異
苑云崔景貢守昌平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
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寬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
經義不嚴而治 又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山民
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
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劉寵爲會稽太守狗不
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齎百錢送寵寵爲選受一
大錢故人號爲取一錢後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
曰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

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時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

曰秦彭轉潁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殊異 又曰鮑

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缺壞年費嘗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生八男

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 又曰趙熹字伯陽爲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朱暉遷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又曰張堪字君淑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一作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

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爲比上曰何以爲敕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又曰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至又曰崔寔爲五

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
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
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潁
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
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郅恽拜長沙
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又孔奮傳曰奮爲武都太守美
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又曰宋均字叔庠
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
至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
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

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
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 又曰岑熙爲
東都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
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
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
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
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
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
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

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沒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
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爲樂安太守郡
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
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劉琨字桓公
遷弘農太守先是嶠灑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爲政
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
益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
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

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
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
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又曰黃昌爲蜀郡太
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戢 續漢書曰
寇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
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
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
爲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
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
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

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
滿爲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
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三輔決錄曰馬援

誠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爲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
有治化 魏志曰鄭渾爲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爲
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
者相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
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略曰孟康爲弘農太守清已

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預敕卒徒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諸葛亮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又曰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

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

說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跛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大會使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

洪金卷一百十三
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悞耶
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梁書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漑與弟洽從昉
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迎也 又曰何胤

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
至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
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
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景放爲益州太

守威恩洽暢有鳩鳥集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瑀徙

蜀郡太守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
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 **增**唐書曰太宗朝馬周疏言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

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

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

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

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殆在於此帝稱善 又曰中宗景龍中韋嗣立言刺史

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

乃典州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
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一臺及五品以
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
平 又曰裴耀卿爲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直三
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
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吏善惡不得
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
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張不施錦繡示
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
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

其愛人也 又曰張九齡上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
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
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武夫
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京
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
於內而不在於外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
史縣令哉宜遂科定其資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
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
恐天下猶未治也 肅宗時楊綰爲相時諸州悉帶團

練使縮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
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
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言舊制刺史被代若
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
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
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擅去州詣使
所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
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
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司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至
月十緡而山劔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

薛珏入爲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
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
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
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李吉甫爲相建言州刺史
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斂吉甫連
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
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
郎吏十餘人爲刺史 五代史曰郭延魯沁州繇上人
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
惠愛州人思之延魯屢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爲沁

州民到今思之吾今幸爲刺史其敢忘先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焉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

宋史曰李虛已父寅舉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虛已亦進士第歷知遂州時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已受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爲批其紙尾曰虛已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 又曰王禹偁出知滁州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

範傳陳戒且自劾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
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
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
未踰月卒 又曰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
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
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
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
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沒行深入克捷時寇略之際民
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民間訛言
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嚶然至暮路無行人旣

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又曰杜衍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
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
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
我賢太守也 又曰仁宗朝晏殊以樞密副使出知宣
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又富弼以資政殿學士出知
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
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租廬舍十餘萬頃散處其人以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家葬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 又曰劉敞徒知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行敞浚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又曰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

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民至今賴之蘇軾黜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後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呂大防奪學士知隨州又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

懼繩之益急遂貶舒州團練副使 又曰范純禮出知
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
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
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
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
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又曰范純
仁出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
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
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
玩之道也 又曰張方平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

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
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
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
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方平城門三
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
餘黨蜀人遂安 又曰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
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
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
苦疾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 遼史曰蕭
文外戚之賢者也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壽隆未知易州

兼西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甚苦之文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雖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靈雨不止復隨禱而霽是歲大熟虞集在翰林常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以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

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
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
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
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
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
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
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
其議 元史曰烏古孫澤從元帥唆都下兵闖越時宋
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

都督於南劔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冬十月峻都收
福州進攻興化克之峻都怒民反覆下令屠城澤說之
令放民逃奔泉州使先扇動世傑膽落必走是吾不戰
而救泉矣峻都喜乃開門縱民去因得脫死及定廣州
峻都還軍詔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
迎拜曰是吾民重生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 獻徵錄
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請郡賢訪求治道隱士
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
門再拜而返又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欲往見使人道
意芹曰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明公誠下士請俟月

沙金英 卷之三
三
朝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
子業也公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問之芹出一簡以授
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術也時靖難兵已南
下善因密結諸郡訓練兵民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
司馬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共航海以
圖恢復善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職守土義當與城
存亡不可去也子澄遂去善爲其屬許千戶等縛見文
皇文皇詰責善聲色不遜死之 又曰宣德初以雄劇
十郡慎擇良牧尚書胡濙舉況鍾典蘇郡請賜敕以行
鍾始以吏起家洞灼郡弊泣任後吏胥抱牘請署欲以

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旣三日復請署鍾乃歷舉前
牒中之故爲出入隱竄顛倒者立撲殺之僚屬震慄因
并舉僚屬之貪虐庸懦者立黜之置善惡二簿察民善
惡籍其名以示勸懲民咸感化凡奏減正賦田糧及停
徵滄沒舊欠糧草共數百萬辨明誣入軍籍者千八百
餘家蘇人所謂減三分糧當一代軍民到於今受其賜
述職日上錫宴賜詩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郡民赴闕乞
留者百萬餘人遂再遣還任卒於官 又曰英宗朝溫
州守何文淵入爲少司寇特薦侍御劉謙代已治郡九
年善政甚多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不同皆職民牧

赫赫爲威民不近也察察爲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
令之道也人以其爲名言 獻徵錄曰溫州守郁山字子
靜時元輔張孚敬雖歸上眷猶厚部使以下望風爭趨
山獨處之以禮孚敬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又求廣基地
強勒市買不休山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之子孫公
今移易幾何家匝垣已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
善後計也且公居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爲相柰何所
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哉張怒作色山不顧而出
然地亦不再廣

太守三

原 銀章青綬

銅虎竹符

漢書曰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文帝紀曰二

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理庶績

舉善黜惡

漢書解詁曰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浚訟斷辟興利除害檢

察羣奸舉善黜惡誅討強暴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言郡

守上當奉宣國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

河東股肱

汝南心腹

詳太守二謝承後漢書曰韓崇遷汝南太守詔引見賜車馬劔革帶上敕崇曰汝南朕

之心腹任次京師也

河內完富

魏郡都會

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

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

兵勿令北渡而已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今天下無事所重惟民魏郡大都會也太守宜得其才

設官部

官制

太守

宜以荀良為

兄弟繼踵

畿甸並居

漢書曰馮立字聖通與弟野王

相代為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恩貸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

明賢智惠利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晉中興書曰華譚拜臨海太守弟猷為宣城內史於時

正朔所加止江東而已其禮教不出荆揚

數郡而譚猷並居畿甸名邦時人榮之

八男典郡

漢書曰杜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位

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資累鉅萬

矣馮勤詳

有行皆見擢用

孝子隨時慰勉

謝承後漢

書曰張霸為會稽太守甚有名稱凡人有所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勵名節誦習者以千數陋室猥巷誦讀之

聲不輟於耳魏志杜畿傳曰畿字伯侯為河東太守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時慰勉之

好教化 脩禮樂

漢書文翁傳曰翁為蜀郡太守政尚仁愛好行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小吏之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太守嚴立

法誅討賊盜政教施行

郡中無事脩禮樂教授

脩庠序之教 行喪娶之禮

華僑後漢書曰衛諷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設

婚姻之禮其年間邾俗從化 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川

太守脩學校為吏民行喪

脩學校

樹桑果

李重為

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

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 魏略云顏斐為京兆太

守到官乃令屬縣因時教

脩起廢蕪

開通溝瀆

書曰王景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

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

豐給遂銘刻石字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

皆著於鄉亭 漢書云召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 興

鴻郟陂

立新豐塘

續漢書云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

之饒流衍他郡按鴻郟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

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

太守

晉中興

書曰張敬續出補晉陵內史

平均徭賦

撫恤貧弱

華嶠後漢書曰張英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勤課農桑

姓銘

遇吏如弟

視民如子

華嶠後漢書云馬援為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

弟委以任之

又云劉寬為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

王經不發私書

鄧都不顧妻子

世說云王經為江夏太守不發私書漢書云鄧都拜濟南太守為人勇而有

氣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下官終不顧妻子矣

恒得宿

辦善作條教

晉書曰陳頥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為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

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頥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冀州刺史又鄭袤傳云時廣平太守鼓宣帝

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在廣

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

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漢書云趙典為魏郡

太守教令嚴明賞罰得實後漢書樊曄

摧折豪強

抑挫權右

漢書云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

太守到郡抑挫

子弟負薪

妻子炊爨

晉書云祖逖為豫州太守

呼子弟負薪續

常食乾飯

惟飲吳水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

為東郡太守

冬坐白羊皮夏處單板榻計日受俸常食

乾飯菜茹

惟飲吳水而已

馬死步歸

車毀不改

益部耆舊傳曰張翕遷越雋太守初乘兩

馬之官後並死步歸京師

謝承後漢書曰王

陸績

載石

洪矩載土

漢書曰陸績字公紀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惟取一石以重其船人號鬱

林石

宣城紀云洪矩吳時為廬

雁門服德

河西

改俗

謝承後漢書曰石口為雁門太守廣宣恩惠懷柔

殊俗遠方皆服其德

太守以身率下河
西改俗鄰郡則之
白鹿夾輪
黃龍望府
謝承後漢
書曰鄭弘

字巨君為臨淮太守
天旱隨車致雨行春
白鹿在雁
道夾轂而行
沈豐為零陵守有三
黃龍望府中雁

翔隨車
蝗飛入海
又云虔國遷日南
太守每行縣有
雁恒飛翔隨車止
國府常在廳事

中庭國病卒雁棲於
墓前樹上二年乃去
時人嘉之
東觀漢記云馬稜為
廣漢太守郡界常有
蝗蟲食穀稜

有威德蝗蟲飛入
白鳥集
神爵降
王隱晉書曰虞
江海化為魚蝦
白鳥集
神爵降
浦遷鄱陽太守

山陽太守有德政感
甘露白兔神爵之瑞
願借寇
君一年
乞留侯君
碁年
續漢書曰寇恂為
潁川太守

羣起上謂恂曰惟念
獨卿能平之耳恂對
曰臣願執銳
前驅即日車駕南征
恂從至潁川盜賊悉
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上乃留拜之
又曰侯霸為臨淮太
守王莽之敗霸保固
自守卒全

一郡更始徵霸百姓
老弱相攜啼哭遮使
者
車或當道而臥皆曰
願乞侯君再留碁年
坐嘯

臥理後漢黨錮傳成璲為南陽守任功曹岑暉人語曰

為淮陽守閉閣臥理挂魚留犢後漢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守

復進魚續出前魚示之府丞解榻攀轅陳蕃字仲舉為豫章

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侯霸字畫像立

銘魏倉慈字孝仁為燉煌守卒官吏如喪親戚圖畫其

百姓請勒銘元盛許之遂使儒米鹽畜養黃霸為

林祭酒劉彥明為文頌其德米鹽唯霸精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言至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能推行之注米鹽言至

細寡為教條務耕乞留去思魏魯定字世英為天水

乞留帝許之策書褒美何武制服增秩張綱字

廣陵太守辛張英等五百餘人制服思微旨揚仁

漢宣時二千石其治效勉勵增秩

風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後先

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我清拔竈欲吾擊強宗抱

兒孫伏戶下欲我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袁宏為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

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用蒲鞭人不

敢犯袁忠

人挽船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

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公推不去

不拘文法

每察顏色

猶理亂繩不可急願救丞相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州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

解印綬

吏無追捕路不拾遺

擢諫官補郡

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皆便安白帖漢任浦為武郡太守

臺閣典州翰苑新書云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

分典大州韋嗣立先
行以示羣臣詳通典
用執政制度
由縣令超遷

云金翟永固以尚書左丞罷為真定尹尚書省奏固自
執政出為尹其繼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

著為令獻徵錄云明宣德朝李信圭為清河令九載
詔舉賢為郡守廷臣以信圭薦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

清河俾
即上道
迎謁於道
記名於屏

附已出為巴西守明皇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為
明治體恨得之晚宋史云梁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徙知吉州太宗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
銀寶瓶帶太宗持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終

南結廬
宣城賭郡

冠潛為避世計宗朝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
明皇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別駕太平御覽云

沈約宋書羊元保為黃門郎善奕棊品第三太祖亦好
棊數蒙引見嘉其溫謹與太祖賭郡勝之補宣城太守

獨立使君

繼號良吏

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

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

號獨立使君翰苑新書云言行錄孫甫字之翰初謝

絳知鄧州有惠政慶曆中范仲坐閣聽浚執轡將

淹泊甫相繼守郡皆流良吏

迎唐書云隋開皇初鄭善果年十四累遷魯郡太守善

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

清史五代史云後唐劉遂清嘗為淄州刺史迎其母

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父子守郡兄弟列戟

數十里州人咸以為榮

類聚云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

賓為使君每聽政終敬乘版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救不

請封孟子

元史曰元憲宗時阿台為平瀾路達魯花

赤灤為孤竹故國乃廟祀夷齊以勵風俗

宋史云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知鄆州鄆有湖學

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鄆國公配享孔子

爲東南最

蘇學爲諸郡倡

又曰胡宿知湖州前守滕

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誦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俟其去而非之

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

又曰范仲淹守蘇州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

良密生徒雖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佑尚未冠輒入

學齒諸生之未盡行其規諸生隨之自是蘇學爲諸郡

侶

尊禮朝使 建立廟學

又曰寧宗時楊簡字敬仲

使於簡有先世契避其郊迎從他道入州至客館簡聞

不敢入往來傳命數四乃驅車返將降車使者趨出立

設官部

日監頁函卷二頁三

太守

三

既就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立元史云張立道除忠慶總管佩虎符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弟子以學歲時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開稻田實軍屯太平御覽云後周書鄭常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三縣界興陂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灌溉終成稻田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元史云元世宗嘗問采兒赤欲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正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土瘠野曠十未墾一兩軍屯聚以來子弟蕃息稍衆若以其成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為其總管以盡措畫帝用之乃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至官祿其子弟之壯者築隄墾田塞黃河九口開其三流凡三歲賦額增倍

浚井

却潮捍江

唐書曰白居易遷杭州始築隄捍錢塘潮衝洩其水漑田千頃復浚李泌

六井民賴以汲知杭州先是江濤

宋史曰馬亮字叔明以工部侍郎徒大溢調兵築隄而工未就詔問所以

捍江之策亮哀詔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

蘇公堤

補闕柳

宋史曰哲宗朝蘇軾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

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

廢之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

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

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

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脩築取抹荒餘錢萬餘緡擢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

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祀山堂肆考云辛仲

甫出知彭州課民種柳以蔭行人人目爲補闕柳至李順之亂猶下令無傷此樹

甌杓置道

上食器遺僚屬

唐書云德宗朝陽城出爲道州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鷺置甌杓道人共食

之元史云憲宗時阿台為平灤路達魯花赤僚屬始
至必遺鹽米羊畜付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

中和之政

惠利為本

宋史曰趙抃加龍圖閣直學
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

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是獄皆謂不
免抃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

民大悅英宗嘗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
政也又曰抃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於成都尤

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
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

記惡碑

戒民集

彙苑

詳註曰記異錄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
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
之死籍時謂之記惡碑山堂肆考云張詠守蜀每斷
事必為判語以示之蜀人鏤版名曰戒民集大抵以移

風俗興孝
義為本也

日中庭空

經宿訟息

宋史云李孝基宰
相迪孫也歷任州

縣知隨州所事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為證左回枉日中
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獻徵錄曰明趙

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以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憤經宿氣

平或衆為警解

因而息者多矣

沒遣陰擇善地

鞭杻懸於楹間

宋史

云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務平恕嘗語其子曰吾平生凌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

之獻徵錄云明方克勤守濟日府庭不陳經月不

扭械革鞭懸於楹間示不妄罰考為六府最

答一人五年方成一信

唐書曰崔郾守鄂州治尚撫綏經月不答一人及鎮郢則

用法嚴峻一毫不貸山堂肆考云宋張詠問李政曰百姓果信吾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

一任則未也此一年應稍信

屯兵得隸刺史節制

在於郡將

唐書云元和間陸亘為兗州刺史對延英具陳節度使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

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宋史云楊簡知温州日私憾

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

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政憂兵之節制在於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

立巡尉庭下兵仗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羅分司其

紀律

如此
微服直趨賊所

雪夕往勞部落

又曰淳化中蜀寇叛查道

徒知果州時羌黨尚有伏巖谷其首何彥惠集其徒二百餘鼓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耳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詐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當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美又曰神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詛者素僂彊未嘗出調郡守聞世衡至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進世衡蹙而起之奴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遣還戍卒羅拜聽命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忒

處置潰軍

又曰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誦擁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

洵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

擯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
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

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又曰高定子差知
蘇州元兵穿鳳州塞一興元小校張鈔以其徒潰入文

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縣以闖成都定子語僚吏曰潰
軍扼清塘嶺鐵就擄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潰

軍民流不遇欲得錢糧耳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
司之綱爲朝廷捍蔽全蜀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及

來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定子乃令帳下率衣甲於兩
廡以俟俄而諸軍咸陳兵至吏士皆服粟定子坐堂上

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使還本部以俟給攜
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吏

給攜如令關寺長揖中使折服勢門獻徵錄云況
觀祠宇以舍之

時承平日久中使時出四方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
蘇州有五六人居之而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

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無厭郡佐縣正少忤則
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詞責其他內官尤橫至縛同知澤

邊水次鞭笞以爲常鍾下車日首謁一勢闡於驛拜下
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

設官部
自監頁
太守

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坐轎壓其後由是
關稍戢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鍾聞之徑往執
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
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況鍾之時十
餘年未嘗罹內官之患也又云正德間關勢張甚奉
命鎮閩者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組繡郊迎闕者
至館守率佐以下入班庭雷再屈膝拜俯伏闕從几旁
徐起荅之以次畢守與佐屬左右列以待命小不謹或
拒所括輒得禍而佐以下闕則自縛笞以待命小不謹或
泉州謁關有輿入闕館馳道上不下令前導者呼以入
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
自道上令與南面傳而答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
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闕大沮下階而迎信謝無
狀明日遂去然猶索所輸金千金於郡佐佐白信取庫
金滿千遺吏齋記與之聞覺又大恐
謝不受去於是關勢衰息信倡之也
撤神祠
沈土
偶三元史云觀音奴守歸德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
歸則田已為楊據矣王妻訴之官楊偽作文憑曰王在
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與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

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宛巫囓神勿泄及詣祠質無

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巫吐其實乃坐揚罪歸其

田於王責神而撤其祠又云至正七年朝廷慎選守

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當今欲得賢守無如韓鏞

者乃特署鏞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為必卜之

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偶人辭金紫擁敗絮唐書

於江人初大駭已而歎服

宗時牛業以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得非

怨宰相乎對曰陛下比詔不由刺史縣令不任近臣宰

相以是擢臣非嫌也即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

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山堂肆考曰南宋阮長

之字景茂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一敝車羸馬

生不侮暗室所泄皆有惠政為後人所思

荆釵布裙唐書曰貞觀時賈敦頤數歷州刺史資廉

賈士不知其刺史也獻徵錄云衡岳為慶陽知府益

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

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獨岳妻荆釵布裙而已

既罷頗不樂岳問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岳曰既坐首席

設官部

荆釵布裙

太守

三

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

邪慶陽人至今以為美談

鐙脚刺史埋羹太守

唐書曰高祖時薛大鼎遷涪州刺史時鄭德本在瀛州

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鐙脚刺史

錄云王璉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

律云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肉進怒謂其妻曰汝尚不

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獨造林浦一師韓

愈山堂肆考曰李及歷知杭州鄞州應天河南府在杭

置酒召客乃獨造林浦清談至暮而歸又曰宋玉滌

知潮州凡養士治民一以韓愈為師乃出令新愈廟民

之權趨不持一硯以歸市取白集為恨包拯為端州
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纜
足數歲滿一硯不持以歸合辭事類曰筆談蔡君謨
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樂天集一妻子希至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勸
官舍州民交爭我公
太守御覽曰魏令狐邵為弘農
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

官舍 合辭事類曰宋杜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

公也汝奪之一曰今 烏鵲擁車 飛蝗墜水 合辭事類云唐

李元絃字大綱守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亦擁車行 棠苑詳註曰趙抃知青州京東大旱蝗

將入境遇風退飛 園門萬滿 枯樹枝生 山堂肆考墜水而青州無害

良拜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郡有曲堤盜多出沒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但有宋公自屏跡後更赦郡無一囚獄中生檜桃樹蓬蒿並滿每日園門虛寂無復訴訟 太平御覽曰梁書

褚翔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序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

以為善政 界出醴泉 清見越石 又云宋世良守清德化所感

內 又云齊書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

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此郡自虞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治狀參聞

設官部 太守

歡聲動地

唐書云薛珣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珣

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宋史云紹定五年真德秀進徽猷閣待制

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邨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

申未已或勸其齋養精神德秀曰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惟恐其去願速

其來

山堂肆考云宋向子恣受命衡州仲達冤滯賑血孤寡官寮肅於庭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

畝者惟恐其報政而去蔡州守錢州人邀使者曰願得向公三年元史云元仁宗時蕭拜住出知中山府以

憂去官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譖於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頷之適行田野見老嫗問之曰府中

官孰賢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對曰蕭知府奔

喪願速其來是以著書外臺橫經講院唐書曰王

為鄴郡太守性至孝母有疾因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為世寶焉宋史

曰危積知漳州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人用歆動也 帝疑其

年 后奇其貌 太平御覽云梁書張緇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帝疑其年少未闕吏事遣主

書封取郡曹文宗見醫事允愜甚稱賞之 唐書曰張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准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

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 師帥 郡將 董彙苑評注云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 郡將董仲舒曰今

苑新書云嚴延年傳注謂郡將以其兼領武事也 翰 領

魚 分虎 又云續通典後唐長興元年給事中崔衍奏當省給納諸州銅魚一隻在本州庫新除刺

史請領左魚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到省 又云范尚書讓封侯表分虎出守

神君 佛子 山堂肆考云梁孔奐字休文為晉陵太守清白自將秩俸分贍孤寡號曰神君 又

云宋袁紹嘉定中知臨安府幾十年理訟 五知 四 清簡平反冤獄道不拾遺里巷呼為佛子

友 宋史云李繹屢知州事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官在外 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難知命知退知

設官部 太守

足也 獻徵錄云仁廟簡廷臣為郡守李驥以監察御史受璽書出知河南府於署後植松竹梅退食盤桓其中因曰三友而益我一夫得

非匹友乎遂號堂曰四友 嚴整 簡易 太平御覽欽道仕齋為中山太守長於撫綏然好察細事州使

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淮稱為嚴整 山堂肆考曰宋蔣元振淳化中知廉州清苦勸節家屬悉寄住

潭州在任吸粥飲水自奉其薄為政簡易民甚愛之

嗜退 安民 宋史曰司馬池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

退亦難能也 又曰李兌字子西在言職十年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之後歷守名郡為政簡嚴老益

精明 騎紫馬 望黃龍 山堂肆考曰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故杜詩

曰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 又云沈豐為巴陵守鞭朴不舉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一說零陵守

五湖長 三年最 太平御覽云晉書桓元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

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 翰苑新 兼四長 師千里 書曰嚴助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山堂肆考曰宋田況知成都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憲之愛公

兼有之翰苑新書曰常衮集居一州之表為千里之師又劉愷曰二千石宅主千里之師尤宜尊重禮典以

身先天下長者一世清人又云漢文帝謂田叔曰

中太守孟舒是也太平御覽曰三國典略王慶籍為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袍及綾裳一襲謂百

官曰王慶籍茅茨數椽東湖四詩元史曰董文用

管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讀書賦詩

怡然燕居宋史曰尤袤出知台州會有數之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人思劉

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嘉賞遂以文字受知

君時歌杜母邢之張耕懷之譚澄元史曰世祖嘗與太保劉

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勤以補拙儉以養廉

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慎以補過惠以得民獻徵錄云明延平府知府孫衍大車行乎平

陸

巨艦泛乎安流

又云明教授孫鼎謂松江太守趙豫

太守四

原罷侯置守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罷侯置太守

更名太守

漢書公卿百官

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涿郡濱近外虜

魏志曰王觀為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

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

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

任子請辭時觀但有一子

常山北道主人

司馬彪續

而尺幼弱其公心如此

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

道不如以一郡為我北

起徒為二千石

漢書韓安國字長孺拜為梁內

史起徒中

起小吏為太守

魏志曰公孫度起元菟小吏為遼東太守

於

家受詔

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

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

病不就府

司馬彪續漢書曰王良遷

沛郡守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便道之官

漢書云龔舍拜泰山太守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東觀漢記寇恂為潁川太守便道之官

迎者如雲

華陽國志曰前後太

守數煩擾夷人叛亂張翥起家復為越嵩太守迎者如雲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云張酺為

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蒙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下車表行義

又云韓稜遷南陽太守下

車表行義拔幽

教誘後進

晉中興書曰孔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

形於色郡雖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庠序大興

魏志曰牽招出為雁門太守乃

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教授數年中庠序大興

開學業

晉書曰虞浦遷

設官部

開學業

晉書曰虞浦遷

設官部

謝監貢函卷一百一

太守

三

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威化乃益五果魏志曰鄭渾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

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

足用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令口種一

母羸五母雞吏民皆富實教民種柘華嶠後漢書曰

獄訟止息又云治沛郡也教民種柘劉寬為南陽太

守教民種柘養蠶教民牛耕又曰任延拜九真太守

織履生民之利教民牛耕民俗不好延拜九真太守

交趾每致困乏乃令鑄作勸民農桑漢書云龔遂

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循行勸民農桑為渤海郡多

盜賊至任盜賊間令棄其弓刀而時開兩江漑萬頃

鉤鉏遂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開兩江漑萬頃

益五果魏志曰鄭渾

益五果並益樹五果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益五果一民得財

租入倍常民賴其利
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斷太壽水身自負土
又曰夏侯

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
躬率吏民以
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

填金隄
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甚溢汎浸
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

水神河伯尊親執珪辭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
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
開倉賑民
後漢

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乃止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
救其弊吏欲上言訪不聽出粟賑民順帝璽書嘉之由

是一郡
開倉賑給
晉書云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

得全
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
黯頒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掾吏有過

閉閣自責
謝承後漢書曰嚴翊遷潁川
吏有陰過長

假還家
又曰沈豐為零陵太守
民常詞訟為陳大義

設官部
太守

魏志曰杜畿為河東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常
詞訟有相告者畿為陳大義令歸諦思之
摘發奸

邪詞訟立洩謝承後漢書曰黃香為魏郡太守到
繫

囚千數一時論洩魏志曰陳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
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

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
囚至詰之

莫敢匿詐又云宋華遷陳郡太守有繫囚多
振厲威

風謝承後漢書曰王暢拜南
稱其威信漢書馮野王

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

不首服都格殺之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旁郡畏如

大府又云鄧都為濟南時有民矧氏三百餘家豪俠前

餘郡畏如大府威名流於匈奴又云趙廣漢族橫恣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慄奸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

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之御衆之

才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欲定河內謂鄧禹曰朕有河

者禹曰寇恂又武兼備有御衆之才撥煩之才謝承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為河內守

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鉅鹿太守臨發陛見上賜車馬

劔革帶敕曰鉅鹿劇郡難治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

當如刺史明法令又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

勿毀前政明法令又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脩庠序

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奉律令琅邪太守文學

朝廷舉能理丞轉烏桓校尉

明賞罰華嶠後漢書曰廉范為武原太守下

明賞罰制申明賞罰誅鉏奸猾表用良吏

令行禁

止郡續漢書曰耿純為東郡太守在

殺伐立威漢書云陳成爲

設官部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

嚴刻見稱東觀漢記云鄭璩為

漢陽太守以

盜賊不敢入界

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盜賊不敢入界

姦人莫敢入界

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

非常吏輒聞之

涼州曰乳虎

東觀漢記曰樊曄為天水人莫敢入界

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衆至夜聚衣裳

府寺大笑期必死忽怒或見

吏民號臥虎

益部耆舊傳曰張則

為將荆太守吏

德教多奇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為廬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

奇吏人

雅正矯俗

又曰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尊下

雖有職

務好學不倦

王隱晉書曰石崇為陽城太守討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

疾自

為政脩理清靜不煩

續漢書曰第五倫

朝省

官事書誦經典

謝承後漢書曰高呂為廣漢太守云云

晝則遊田夜則

詠誦

王隱晉書曰曹志薦樂平太守遷趙郡不以郡務為意晝則遊田夜則詠誦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

未審其量也

事無宿諾

魏孟康為弘農太守事無宿諾

事從清儉

謝承

書云謝夷吾遷鉅鹿太守郡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

汲黯臥而治之

漢書曰汲黯為

淮陽守黯伏謝不受印綬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不復見陛下臣常有徇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

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願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爾

景丹臥以鎮之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時丹病

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重威臥以鎮之足矣

不以郡務為意詳上計

興書高平鄉錄云惜為臨

淮太守不以事務嬰心

日受俸謝承後漢書云王暢拜南陽太守計日受俸不噉魚肉

計月受俸會稽

設官部

計月受俸會稽典錄

云陳脩遷豫章太守計

月受俸受米不受錢也

五日一炊

為二千石妻子不

歷官舍五日一炊

十日一炊

官薪布

被覆身

俸祿取赤米

俸盡食醬

孚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

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軍食魚餐而

意其賜射鹿吏民不欺

民愛敬不欺欺負也

民佩其德

陳翔遷定襄太守民安其惠

卒百姓好慕送葬者吏民從化

俊吏民

吏民信向

後漢書曰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

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飢柰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

兵湛收斬之狗守城郭於是吏民信

吏民愛樂

又云侯霸

為臨淮太守

德懷遠人

桓階列傳曰階為趙郡太守威能震敵德懷遠人

撫和百姓

晉中興書曰庾翼除震威將軍轉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

外禦戎

狄內恤百姓

王隱晉書曰應詹遷南平太守天門武陵並反其州郡奔敗唯詹獨保一郡外禦戎

敢自專勞於求賢故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

謝承後漢書云王黨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

囹圄空虛

又曰虞延為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

脩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

惠澤洽著

汝南先賢傳云應頓為東郡太守惠澤洽

著城門不閉

續漢書云寇恂為汝南太守城門不閉盜賊不起

路不拾遺

華嶠漢書云任浦拜
武都太守路不拾遺

咸稱神明

漢書云班伯為定襄
太守分部收捕隱伏

旬日盡得郡中
震慄咸稱神明

號為神父

華嶠後漢書云鮑德為南
陽太守時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
悅號為神父

男子以廉為名

又曰廉范遷蜀郡太
守生子皆以廉為名

男女以宗為名

謝承後漢書云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
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

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
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

到郡朞月墾戶萬餘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

蜀志云呂乂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諸葛亮

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
禁開喻教導數年之中脫漏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

書 荆棘自除

續漢書云鮑永字君長為東郡太守孔
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永異

之謂府丞及魯公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
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我誅無道邪

豆生郡

界

又云寇恂為潁川太守時有豆生
於郡界收得十萬斛以給諸營

行春隨車致雨

鄭弘
詳上
理冤甘雨降澍
司馬彪續漢書曰北海靜王與

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
常為高第

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又曰李忠字

續漢書云鄧晨拜中山太守
奏課第一
仲都為丹陽

吏民稱之嘗為冀州高第
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嚮慕之
王隱晉書云

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
考績第一
解脩遷琅邪

四年三公奏為天下第一
太守考績
為三河表
謝承後漢書云魏朗出為河內

太守第一
為天下最
魏志曰杜畿拜河東太守而為尚書事平

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可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

年常為
民夷稱其德惠
又云倉慈遷燉煌太守常日

天下最
俗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

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遷者官為平

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

歎詠不容於口

謝承後漢書云蓋勳遷潁川

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氏

家傳曰王朗為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
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

之居郡四年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

魏志云胡質為常
山太守每軍功賞

賜皆散於眾在郡九年

遷去民人思望

李資為巴郡

太守時歲比豐稔及資遷去民人思望歌之曰望
遠忽不見惆悵常徘徊想君恩澤深難留誓永懷

吏

民惟恐其遷

魏略曰顏斐為京兆太守斐清
已仰俸而已吏民唯恐其遷

老弱守

關上書

漢書曰魏相為河南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
幸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千三人遮

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
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言關吏以聞

老小隨

駕涕泣

續漢書云耿純為東郡太守免官上擊董憲道
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

君

吏民遮道

魏略云顏斐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車不得行稽十日方得出

民吏

攀車

謝承後漢書云孟嘗為合浦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遁去

百姓

啼呼

續漢書云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還百姓老小攀車叩馬啼呼

百姓啼泣

漢記

云賀文和遷九江太守行縣持乾糧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啼泣隨之

垂涕送

之

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刻石頌德

華嶠後漢書曰

何敞

為汝南太守脩治鰥陽舊陂溉田萬頃

龔遂形

貌短小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上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

彭寵

容貌絕衆

東觀漢記彭寵為漁陽太守容貌絕衆

黃昌足心有黑子

謝承

後漢書云黃昌會稽人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擄遂流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

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掠

設官部

官部

太守

日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詣曰何以誌黃昌邪對曰昌左足
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
悲泣還為夫婦

許荆蹠下有黑子

楚國先賢傳胡紹

見太守許荆蹠下而笑荆怒紹曰見明公蹠下有黑子
紹亦有之故爾笑荆令紹學後八年遂遷為九真太守

鄧攸夢行水邊

王隱晉書云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
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

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果遷汝陰太守斷盤囊者
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田伯廬君與約

列異傳云田伯為廬江太守移郡淫
鬼命盡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

惟廬君往見自言縣民與府君約刻百日常遷大郡願
見過後如期果為沛相公不過於祠常見廬君月餘病

黃猛擿殺主簿

薛琮表云黃猛為日南太守
下車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

實貪穢無行

襄陽耆舊傳曰黃實為夷陵太
守貪穢無行朝廷以黃受代之

檀臨軒

冊拜

唐會要云元和三年詔刺史於宣政門謝訖遣之
任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命近歲雖無冊

拜而牧守受命後便殿召對賜衣服時河南尹裴復求速之任李吉甫為奏請遂有是命非舊制也策

試岳牧

又云調露元年臨軒試應岳牧舉人

經筵出守

宋史云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

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

儒林舊德又

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累請補部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日以儒林舊德

蜀民思卿

翰苑新書云范成大除知明州過關上曰蜀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

安謀帥無以易卿

宋史云元豐初帝召呂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

朕視河東如中執法

又云唐介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

法下暫煩

請治劇唐書曰姚奕宰相崇子少脩謹崇欲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

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

與近郡宋史云勾濤

開元中請治劇為睢陽太守喜泉石與一山水近郡

對曰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又曰永嘉太遠以湖州

設官部

日益

太守

命謹身率先元史云元中統元年史楫授真定路總

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決楫謹身率先明政

化信賞罰任賢良汰貪墨恤窮獨所舉州縣佐吏有文

學者三十餘人後皆知名興學勸農又云至治元年答里麻除濟

府無養成人材翰苑新書云曾肇知應天府常東南

傳事往來之譽吾下為也乃積公帑之餘文戒侈靡翰苑

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云尚書廖剛之守漳也郡人素以侈靡相尚婚葬例

踰制公首立條約且親為文以訓告之風俗為變特諭屬宰又云王十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大賢臨政之效又云胡

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錄錢尚書通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

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甚訝

之問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

曰昔范希文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州人咸傾嚮

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
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此大賢臨政之效
荆

門躬行之效宋史云光宗時陸九淵知荆門軍其境內

郡以為神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諸司交薦惟用

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焉

直道而行又云廖德明知廣州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

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肇脩人

紀之功獻徵錄云明南陽守段堅為政得大體不立赫

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如父母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清

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此祭酒王鴻儒曰使南

陽之人知有正學而不知有俗學知有王道而不知有

伯道知有關雎麟趾之化而不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

舊迹新渠

翰苑新書云東都事略

脩人紀之功歸之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

得召信臣故迹復三大陂皆澆田萬餘頃廢田盡為膏

腴仁宗下詔褒美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亦作新渠詩

設官部計監領卷一百一

太守

日

五章 飛橋無柱 宋史曰陳希亮代還執政以為大理少

以自效乃以為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

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

自畿甸以至泗 陳公堤 合辭事類云言行錄陳文惠

州皆為飛橋 陳公堤 公堯佐河洩滑州公作堤以

救水勢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曰 儲之大倉 元史

不可使後人忘我公號為陳公堤 儲之大倉 元史

弘範移守大名大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

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

倉不若儲之大倉帝曰何說也對曰今歲水澇不收而

必責民輸倉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曷

若活其民使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 令輸原價 類聚

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 令輸原價 類聚

云張詠前後治蜀時米斗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

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時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令輸原價糴之奏為永制雖時有 官錢運糴 宋史云

災饑而益民無餒色詠之力也 官錢運糴 宋史云

知隆興府時江右大饑始至 官錢運糴 宋史云

者輒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士商賈市民

者輒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士商賈市民

者輒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士商賈市民

者輒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士商賈市民

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糶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橋而至其自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州守

謝元明乞米救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爲

荒政具舉

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什之三與信
又云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
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報以乞候幹罷然
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一告糶於制司荒政具舉旁
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
廬居之民
倉米減糶
元史曰王都中遷鏡州路總管
大感悅

米定其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權都中

曰饒去杭幾二十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

不食即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

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都中歷仕
四十餘年所至政譽暴著而治

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

矯發邊儲

獻徵錄云

鞏昌守邊塞剋其值歲大稔矯發邊儲三萬餘賑
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之命優詔原之

代役

元史曰世祖中統十三年出董文用爲衛輝路總
管都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

設官部

元史曰世祖中統十三年出董文用爲衛輝路總

太守

元史

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敝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用不必煩民即手書其官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罷役獻徵錄云洪武初方克勤守濟寧郡城不廢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克勤密聞中書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祖跣徧禱涕泣臥祠下至是詔下民歡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吾役使君之力孰成吾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

利民之事知無不為

宋史曰魏了翁字華甫差知漢州後

改眉州利民之事知

民陰受賜終不自言

獻徵錄云宣德時趙

無不為治行彰聞豫奉敕知松江府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周忱巡撫南畿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

臨浚蠶銳庭無留事

宋史云

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

薛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浚蠶銳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

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
凡徒流罪於長史前對辨無所異聽遣波之朝廷施用

其言廉明剛斷發摘如神元史云觀音奴登泰定四年

摘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賓客泛舟唐書云

年前事皆千里奔告立為剖決賓客泛舟顏真卿

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

隍料才壯儲膺廩日與賓客泛舟以紆祿山之疑果以

為書生不疑也祿山反河遊觀竟夕宋史云曾公亮

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

人情驟然公亮一鎮以靜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

怒滅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為亂邦人大恐或勸

枕樓繁雄館宋書云辛棄疾出知滁州權兵燼井邑

田乃創真枕披荆棘立官府元史云元初田雄授鎮

樓繁雄館

披荆棘立官府

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

時關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荆棘立官府開陳禍

福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來

太守

附者日衆乃教民

自囚於獄

唐書云陽城為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出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

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守臣不畏

強禦

宋史曰李浩乞外得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結權貴人囊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

妻孥權貴人教其訟冤且誣以他事令言者用是濟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琪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

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琪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猶欲還

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甚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

一鶴自隨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治潮

二人獻徵錄云陳白沙謂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韓愈明莫若王源源潮州守也

寬不苛急簡不煩碎

宋史云歐陽脩在滁州自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凡歷數郡不見

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
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

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
貧不愛錢獻徵錄云

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煩碎耳
熟人舉進士為部曹以能治劇遷開封府府居會省領

三十六州邑保旦夕所進惟脫粟菘菜而已同邑有錢
昕者官為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

為語曰富不愛錢錢所貧不愛錢魚侃
六印加劍

宋史云淳化間凌策以集賢殿學士知孟州初策登
第夢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

夢持六刀又云高宗時洪興初徒知饒州先夢持六刀
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使人神思清發太平御覽云晉書劉世智以吏部郎
出為潁川太守管轄嘗語人曰吾與

劉潁川兄弟語
使人不衣自暖又云南史謝超宗有
高名齊高帝以為義

使人神思清發
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自通其目
風寒高帝謂曰坐曰此客至令人不衣自暖

環異阡陌聚觀唐書云李邕自貶斥後開元二十三年
起為括州刺史歷淄滑二州上計京師

設官部
尚書
太守

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

人間傳其眉目壞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填溢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 **姿狀沈毅威名赫**

然又云高宗時權懷恩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

歌于為 **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

言哉謂宰相曰河內 **原辭懷金** **守昌邑令王密夜半**

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 **辭金馬** **張奐為安定羌**

酒酌曰使馬如羊不 **不上計** **史記秦昭使王稽為**

不行孫 **韓延壽為東都不肯出行縣丞及掾** **入為公**

卿者入為公卿 **諭以禮義** **黃霸為潁川守以禮義**

自殺 **班春** 合辭事類云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稱疾

班春太守嘗以春行縣 **不治產** 昭明歷郡皆有善政

勸課農桑賑救乏絕也

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

嘗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

產 **不納賄** 又云隋書車駕西巡還謂武威太守樊子

言清止是小心 **以謠聞** 宋史云孫藝出知渾州邑人

不敢納賄耳

以聞京怒使言者誣 **去民疾** 彙苑詳注云曾鞏為州

以他謫提舉鴻慶宮

寬貧弱曰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俗悍強喜攻

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即肅清

送人作郡 又云世說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臣昨中

送汝作郡溫笑以

友為襄陽太守 **先試於外** 合辭事類云鄭戩知長

鼓未卜何晨植勁節於雪霜更觀晚節上稱善謂

左右曰戩器識英豪朕用為宰相故先試於外 **置**

設官部

官部

怨結懼

唐書云李吉甫初為太常博士李泌實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

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

賜

既至置怨與結懼人並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

錢旌潔行府庫見扁鑄甚嚴發之得寶貨數千積皆李

氏宮闈物初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黠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

錢二百萬

不欲傷民

獻徵錄云明于訓為順德守寬簡沈靜常數日不答一人曰古

之人視民如傷今之

稱為節婦

又云明時鄉人議士大夫有三婦之喻獨

以東昌府郡

薄於徼福而後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

守為節婦

宋史云周敦頤歷事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及熒蔭

州郡黃庭堅稱之

又云新法行邵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

賜又云新法行邵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

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

又云高宗朝朱

震爲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爲盜天子以爲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部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勸上從其言

太守五

原詩晉傅咸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

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南荆注

望心乎克副潘尼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

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

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鱗

曹參寄獄士無謂弊邑陋覆篲由茲起又贈隴西太

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詔運
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繫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
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
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
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碣石臨東海峨眉距
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
鬪涼風繞輕幕麥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
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沈約去東陽與吏民

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
在茲飾驂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
暮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眺詩曰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
非宦侶避世非一作不避喧揆予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早

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尊昔賢
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唐

杜甫送賈至出知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
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李廣州詩曰斧鉞下青

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又寄裴施

州詩曰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鑪
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
真分憂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曰地壓殊方重

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
旗樓堞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宋蘇軾送錢藻

守婺州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紱來
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 又送張嘉州詩曰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

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曾鞏

凝香齋詩曰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
風月心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
清耳漱寒流篆煙細細紉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郭
懈送吳中復守長沙詩曰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
第一州繞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楊億送
劉秀州詩曰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元倪瓚送高太守之
秦郵詩曰秦漢置牧守猶古之侯伯封建而郡縣仁政
故不易漢宣知所本留意二千石慎哉高侯車願循古
轍迹 明李濂送童太守入桂林詩緋袍金綬紫微臣

郡國如何借寇頻
停鷁北堂還
綵服畫熊南國又
朱輪晴逾梧嶺隨
征雁秋渡瀟湘憶
故人自媿素餐淹
歲月羨君隨處布
陽春石沆送臨江
蘇太守詩曰五馬
夾朱輪清川不動
塵問山廬岳近領
郡虎符新吏冗詩
難廢民稀俗易淳
江花迎路發十月
待行春

原 箴後漢劉駒駮

一作崔瑗

郡太守箴曰有羸驅除焚典紀

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
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原

碑晉孫楚雁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

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袞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雁門太守教民耕戰聽
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
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
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
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爲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
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
固以足之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
龜三曜沖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
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
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
罔遺

原表

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筆

陸謝芻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爲齊竟陵王世子臨

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旣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

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

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梁

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兢兢視

挺襟軫慮徒誓蠡管之誠終沈螢燭之用不悟懸景麗
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脩鞠慙疑驩不及忤
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
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爲蔡令樽讓吳郡表曰
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
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迺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
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爲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
摳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

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
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總
爲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穎之誠
夏霜易實兢惶之至春冰可涉臨淄回軾即事何取廣
川無聲頗知自匹 **增**楊廷秀知常州謝表曰頃從山

水之縣入陪鷓鷯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臨事而
妄發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憩公幹漳濱之身
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滋恭惟郡邑先惠養
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吳永
叔知隆興府謝表曰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

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
愁恨之聲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
富今焉地大國貧矧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
八縣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今乃眷
玉隆之散吏就銅虎之左符臣已於月日到府上訖紫
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
之朝 朱熹潭州謝表曰臣迂疎末學憂患餘生得陪
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況學兼嶽麓脩明遠自於前
賢而壤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

茲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
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敢不仰佩訓辭
俯殫學力雖驅馳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
遂歸田之請 真德秀知福州謝表曰伏念臣孤忠自
信獨立無朋先輟玉堂之廬俾司曹計復滌丹書之籍
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
寄僅閱歲暮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
竭澤之嗟方生意之寢還視初心而尤慊幸值陰霾之
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晨與在親擢侯度未脩
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

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痍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闔淮揚之間職當自效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原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

邊延善政實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丘遲永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

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鄠里
酣醕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僻獨立
高慙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
移風 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
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
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巖我君后崇墉
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
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陸倕未至潯陽郡
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泣吳郡
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

組竊願巴祇閣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
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戍邏
榆樵採諸如此類悉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
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
庭戶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
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
公孫陞戰旣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原銘晉傅元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
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
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於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

教外運六奇邦國又安飄塵不作銘曰峨峨任君應和
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濔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
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
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
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
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閑不以隱約回其操揚生所
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
踵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
聽之匪明匪幽

原章梁簡文帝爲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斂社
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額浮橋而不見蒼鷹一
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
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琴絲方始 陸倕授潯
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
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
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繒蓋漏上嚴辦伏軾多慙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四

設官部五十四

郡佐總載

郡丞

長史附

通判

簽判

判官

附

郡佐總載

原

杜氏通典曰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丞以佐守尉典

武職

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曹

蔡質漢儀曰河南府掾出考與從事同後漢書曰蝗蟲不入中牟河南尹疑不實使仁恕掾往廉之是也

晉宋以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

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三百一十人為郡官故有長史

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稍與今制同開皇三

設官部

卷一百十四

郡佐總載

年詔佐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
爲名者並改爲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
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
士等書佐各以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

佐 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

大都

督府有左右司馬二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錄事參軍
京府謂之司隸參軍置二人餘並爲
錄事參軍大州上都督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

等六參軍景隆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

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在府爲曹在州爲司

分司戶置焉因廢置不恒故不列
府曰倉曹功曹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

自司功以下通謂之

判參軍事各有差

京府參軍事有六員
餘府州或四或五

博士一員醫博

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增宋史曰宋懲

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制諸州通判令刑部
郎中賈玘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
僉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
萬戶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廣南小州有試
秩通判兼知州者南渡後知州通判有兩員處減一員
凡軍監之小者不置又詔更不添差其後或以廢事請
或以控扼去處請五年以後旋添置之除潭廣洪州鎮
江建康成都府見係兩員外凡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為

額餘置一員。其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凡員數多寡視郡大小及職務之煩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爲司錄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爲簽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闕省罷則令錄參兼管凡要郡簽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差紹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瘥老乞行轉運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眊之人。諸曹有錄事參軍

戶曹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中興詔曹掾官依舊惟
司理司法並注經任及試中刑法人乾道以來間以司
戶兼司法知錄亦或兼職六年汪大猷言司戶初官令
專主倉庫知錄以司理例以獄事爲重不兼他職從之
仍依知縣格法銓量如有老疾昏眊難任事者即於本
州知通於判司簿尉內選經一考以上無罪犯曉法人
對換紹熙元年詔不曾銓試人不許注授司法 遼史
曰遼知黃龍府有同知有判官某州刺史有同知州事
有錄事參軍世宗天祿五年詔州錄事參軍委政事省
差注 續文獻通考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

同知一員少尹一員府判一員掌紀綱衆務分判吏戶
禮案事專管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掌同府判兵刑
工案事知法一員 諸府節鎮錄事司一員判官一員
掌同警巡院 元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下路
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至元二十三年又置推
官二人專治刑獄下路一人經歷知事或一人或二人
照磨兼承發架閣一人又散府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
控案牘各一人 置錄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
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戶定二千戶以上設
錄事司候判官各一人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

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
明府屬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同
知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
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郡丞一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

(附)

原杜氏通典曰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

後漢趙溫

字子柔為京兆丞曰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

晉成帝咸康七年省

諸郡丞

唯丹陽丞不省

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

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
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

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爲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自隋爲

郡府之官去從事史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

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唐永徽二年改爲長史前上

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爲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

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內

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

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長

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漢因而

不改

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

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爲

軍府官至隋爲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爲之其後

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

已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

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

晉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為

安西司馬在溫座岸憤肅詠如常溫曰我方外司馬也

宋制司馬銅印墨綬絳朝

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焉治中

舊州職也

舊謂隋以前

州廢遂為郡官

說在州佐後治中篇

開皇三年

改治中為司馬

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理為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

社稷之所祐豈朕寡薄能致之乎遷海州刺史

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

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

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

長安九年洛雍

并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馬各一員

通

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

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

增遼金元制見總載

續文

獻通考曰同知職清軍匠或兼巡捕

郡丞二

原掌署文書

典知倉獄

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署丞各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

獄

黃綬大冠

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

秩六百石

又云大府秩二

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注云長史衆史之長

黃霸當法

漢書云黃霸為河南

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

任以郡職

謝承後漢書云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桓譚出補

東觀漢記云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

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

領太守事

吳志云孫

太守屯吳使丞

徐平威重

又云徐平威重諸葛恪為

丞

張暢佐蕃

北堂書鈔云陸機表伏見司徒下諫議

清敏志節貞勵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

郡守惟暢凌遲末齒而佐下蕃遂蹈碎獨於暢名實損

唐書云李

暢既為是

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傾已私產募士

襲志仕隋

人乘城拒賊或說曰公臨郡久人心悅向今四海分裂

舉政尤異

又云張允異遷

宜遂據嶺表豈遽不若尉陀

唐

高陽郡丞統太守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

糧盡吏食槐葉橐籥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

不置刺史

合對事類云孔昌寓字廣成貞觀中歷魏

設官部

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

郡丞

鹽書 薦宰相材 唐書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褒美 老宰相材也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仁傑曰臣嘗

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

非用 見刺史禮 又曰中宗時孔若思出為衛州刺史故

也 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 小兒來迎 又

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已上通判 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未生而

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後為道州長史道出肥鄉民

吾去邑非有恩舊何為來也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

舍橋梁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

為留終 服忠思孝 山堂肆考曰唐南承嗣霽雲子也

日而去 服忠思孝 歷施涪二州為別駕柳宗元稱其

服忠思孝 無替負 賜緋魚 事文類聚唐德宗命盧峴

荷見 瞻陽廟碑 為渭州別駕知州事賜緋

魚袋賞 禱媪龍 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歷康封

有功也 禱媪龍 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司馬歷康封

間端瀨險澀惟乘張乃濟康州有媪龍 皆為司馬

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皆為司馬

皆為司馬 皆為司馬

皆為司馬 皆為司馬

事類云裴懷古杜如晦張柬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
瓌魏元忠張嘉貞並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絃

白居易柳子

署府清簡

元史云元世祖時趙孟頫自
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

請補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
事時總管關孟頫獨署府事官事清簡

渡海毀祠

獻徵錄云彭鏡初景泰間遷大理同知所隸多土官舊
俗謁見有儀蔭襲有饋鏡初一切峻却之滇民尚鬼鏡

初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鏡初奉上臺
令竟往毀之方航海高浪如屋從者膽落獨無所怖已

而風止水靜

解散礦賊

又云天順間蔡蒙為溫州府
同知時聞括流寇聚劫泰順

山中據礦為亂殺傷徧野朝命使來督官兵勦賊會
大雪不可進凍死其眾議募民壯補伍擒賊巢穴蒙請

曰賊皆平民論以禍福當免而戢矣毅然請行即深入
賊窟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詣蒙曰民等愚惑冒干

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
請餘命復歸為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

考

察僚屬

又云癸巳浙西饑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
及某都御史繼往緩撫兼覈屬吏臧否蒙聞命

設官部

卷之二

郡丞

二

預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二使至大獎異遂委蒙
以考察府吏以至屬邑官吏於是注蒙績爲通省最薦
之
朝者老移問又云成化間施奎調南安同知刑威不
滿赴銓曹力勾歸老去任數年之後所屬耆老年八十
以上數百人連名狀上府縣移文浙籍問其起居稱其
持身廉謹治政公勤革弊除奸愛民如
子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民心如此

郡丞三

增詩明郭奎寄劉彥基同知詩曰南浦登樓一曲歌江

花潭影照青娥謝安不與人同樂天下蒼生柰若何

九月征人未授衣年年書到故園稀無情恨殺湘東雁

不帶平安一字飛楊基寄諸葛同知彥飛詩曰白髮

慵梳步履遲老于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

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爲僧移而今
此樂同誰說只有鄰人馬遠知

增制唐蘇頲授艾敬直仙州長史制曰敕朝議郎守豫
州司上柱國史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簡共
憚清嚴頃擁使車旌別淑慝好龍遺迹乘鳧舊壤俾州
閭之創建佇邦國之誠謠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勲並如
故 又授溫慎微揚州司馬制曰門下某官門遺清白
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密書工懸帳賦
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睠維揚之藩
是稱重江之奧端寮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

府司馬散官勲如故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任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涖之涖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逸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
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
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書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曰君侯極天分構振
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
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唳望
鴻漸而翻雲丹穴高鳴對鸚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
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加以雄材廣
度散琬琰於胷懷逸氣適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
構舍煙霞之涯涘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

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記
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
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
而已哉借如僕者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罩月之期露
草滋山寸徑有捎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
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皇皇
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
而追颺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鰲申獨
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
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通判一

增 簽判附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通判職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又曰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崇卑論也與後來之汎汎稱半刺者不侔矣宋史曰元祐元年詔知州以帥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詔通判幕職官令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聽簽書文檄南渡設官

如舊入則貳政出則按縣有軍旅之事則專任錢糧之責經制總制錢額與本部協力拘催以入於戶部容齋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邊有事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又羅延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爲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爲通判

皆非貶降也 彙苑詳注曰簽判宋有兩使防團軍事

推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

充諸州節度判官蓋太宗以諸州戎幕缺官選朝士補

之俾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簽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為

判官京官則為簽判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通判職管

糧緝盜治農脩河牧馬之政

通判二 僉判 判官 倅

倅 倅車

監郡

山堂肆考云胡文恭行張士燮制分乘倅車按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為倅者周

禮謂別為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

翰苑新書云歸

田錄國朝始制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常與諸州爭權

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所制有錢昆

少卿家世杭人也嗜蟹常來補外郡人問欲何州曰有

設官部

通判

通判

通判

蟹無通判處可矣蘇軾詩欲問
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唐大曆十二年制刺史

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擅攝但
令上佐知州事宋周必
大吉州通判辨記郡丞秦官
惟掌兵馬自漢及唐其名

不常口別駕曰治中曰長史曰
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
從事之長耳

曰宜膺受服之寵復踐端寮之
列給印紙却例

金宋史曰卞袞通判宣州淳化
間上命宋庶僚中廉幹

獻徵錄云明彭簪字世望倅常
州為政務大體不事表

暴攝篆宜與却例供百金或以
為病後來者管曰後令

賢必不子非不然吾亦安能不
稅農具未學造簪

以其身預為不賢者地乎
山堂肆考云言行錄呂夷簡通
判濱州人稱其才王旦

嘗謂王曾曰此人異日與公對
秉鈞軸曾曰何以知之

曰以其奏請知之如不稅農具
數事後卒與曾並相按
夷簡嘗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
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
有算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因
詔天下農器皆免算
獻徵錄云嘉靖間朱光霽為重
慶府通判謫頌滿道聲

望大起有僉事發銀買簪時光霽視府篆遂持銀入白
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嘗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慙而

寢 繕治保障

變通社倉

宋史曰李肅之子也通判澶州時

北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圯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為景德
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今保障若是且柰何遂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早規制一新驚賞嗟異
又云黃震出判廣德軍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
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
皆構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
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
救其弊邪况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震為別
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
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
損山堂肆考曰宋黃濟通判鎮州其牧守多勲舊武臣
州太守王臻治政嚴齊務為
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冤

械送偵卒

解散亂

民事宋史曰王嗣宗通判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
謝官部 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猥信此

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

德府通判齊國廢齊民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

半舉燎相應奕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既其要

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

餘黨奕以闔門保築室儋耳題版西寨宋史云紹

郡人無他遂止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

居初號官屋以居有司繼為不可載遂買地築室儋人

運甕畚土以助之藏徵錄云弘治間譚讓改衛州通

判兼署開化江山兩邑時桃源賊出沒開化境讓嚴部

金史云金張奕以廢補官仕齊為歸

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

比明亡匿略盡擒其

宋史云紹

聖初蘇軾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

聖初蘇軾

華以為耳目臣竊不取

太宗怒其橫遣使械

嗣宗下吏

德府通判齊國廢齊

民之在郡者二萬人

謀為亂約夜

半舉燎相應奕知之

選市人丁壯授以兵

結陣既其要

首惡誅之後五日都

統完顏魯補以軍至

歸德欲根株

餘黨奕以闔門保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削秩會赦復官

德府通判齊國廢齊

民之在郡者二萬人

謀為亂約夜

半舉燎相應奕知之

選市人丁壯授以兵

結陣既其要

首惡誅之後五日都

統完顏魯補以軍至

歸德欲根株

餘黨奕以闔門保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金史云金張奕以廢

補官仕齊為歸

在郡者二萬人

謀為亂約夜

半舉燎相應奕知之

選市人丁壯授以兵

結陣既其要

首惡誅之後五日都

統完顏魯補以軍至

歸德欲根株

餘黨奕以闔門保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金史云金張奕以廢

補官仕齊為歸

在郡者二萬人

謀為亂約夜

半舉燎相應奕知之

選市人丁壯授以兵

結陣既其要

首惡誅之後五日都

統完顏魯補以軍至

歸德欲根株

餘黨奕以闔門保

築室儋耳

題版西寨

宋史云紹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聖初蘇軾

餞李迪

祭趙鼎

宋史曰范諷

通判鄆州

時知州李迪

謂戒使者持詔

又曰汪應辰

書促上道諷

輒留迪數日

為治裝祖行

又曰汪應辰

謂戒使者持詔

又曰汪應辰

謂戒使者持詔

之曰惟公兩

發上宰皆值

艱危之時一

斥南荒遂為

祭

祭

祭

借三兵以護行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秦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事

乃寢移牀樹下投金水中山堂肆考曰冀州刺史裴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

不覺其疲天時大熱移牀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駕獻徵錄云明譚讓為南昌通判職綱稅糧一切謝

賄賂寢包代賀表京師舟將發投金甚眾悉命吏投水中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知讓有異政云

台輔量宰相器山堂肆考曰趙昌言喜推糞後進時李沆通判澶州昌言謂其有台

輔之量表聞於朝又云富弼從王曾辟通判鄆州時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遂召

還裁波如神清談竟暮宋史曰王十朋擢對策第

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波如神吏姦不行又云余汝尚

字退翁擢進士第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惟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

英儒類聚云管寧辭云州民管寧誕燕雀之賤棲朝展駿足合

設官部尚書頭為卷一百一十通判

事類云蜀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
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

其駿贈刀太平御覽云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任
足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

此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
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

授弟酌杯水以餞合辭事類云隋書趙軌為齊州別
覽

老揮涕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焉
判佐彙苑詳註云唐

川判悉補別駕唐書云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
佐駕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

東宮王府官朱紫滄并韋處厚為相乃奏置六
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石室宋史曰王逢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騎長史遭亂
棄官歸居青山揚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

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
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

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或云有捕鱷魚又曰宋
道人王居巖處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陳堯佐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脩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

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此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烹之人

皆驚留珮山堂肆考云宋通判鄭渙代不愛點金

宋史曰揚偕字次公少從神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金者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用

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深自晦默山堂肆考云歸田錄歐陽修知潁州呂公著

知後修還朝力薦乃知茂叔宋史云周敦頤初為合

之由是漸見擢用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

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泰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

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叔也又云周敦頤為合州判官事不肯

從吏隱山堂肆考云宋趙衆為四川龍州簽判作吏

設官詳通判

人寰民舍古意邨邨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靜吏束文書日日閒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察其廉每事加禮而確測知其心術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每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又云劉穎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累遷通判潭州王佐為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及陳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判蘇州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抗邪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嘗以病在告一日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勾得之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質曰弋不射宿戒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數百人公中之宗旦驚沮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為貸其死罪而餘悉出之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煩剝劇拳拳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以體國為心寬恤召和宋史曰張洽通判池州獄有

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旱伸冤而得雨載於方冊可考也天今大旱焉知非由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德脩事乎甫為閱款狀於獄得減死從徒復白郡請蠲邨遠奸宋史云陳瓘字瑩中中甲

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

默禱必應

元史云許維禎字周卿至

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二
虎為害維禱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
蝗維禱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禱曰
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禱曰我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
尺

白鶴神仙

以禮部主事謫判長沙未至會道病暴

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篲待觀於沙門七日
矣忽有醫者買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

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頃得嘔數聲竟起不
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

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蓋往脩之俄失所
在眾皆駭然後知其為白鶴仙神也或以問允允始

為言時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死也往而復還
而未嘗生也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允蓋儒

而自託

民歌廉慎

又云宣德間戴浩為東昌通判兼

於仙者
戴別駕公實為我儂

更治簡緩

又云譚讓政衛州通

設官部

躬能使年豐

通判

五

書解僻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
譚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更治
簡緩民愈稱順持青袍而歎又云嘉靖間劉容字汝大通判
寒士風廉平之譽孚於上下黠吏悍卒相戒斂戢時景
王樞回京中使僕從橫甚雨臺以下稟稟唯懼獲譴容
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論其下無
所擾撫臺徐君謂所屬曰吾儕城闕宦如仇畏之如虎
每每激而取禍觀
劉別駕良媿矣

通判三

增詩宋呂祖謙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曰騷人故悲秋
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辭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遙
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艣江山日日新似君
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

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
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枹鼓嶺南鏡面平論賞駢圭組
臨分一杯酒不爲離愁舉 楊廷秀送聶士友通判上

印入朝詩曰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
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壁
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爲
小緩雲間翮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
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玉筍春風催綴班相門
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周必大留別蘇仁仲
通判詩曰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

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疎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
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又送

人通判洪州詩曰朝集分攜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
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黃梅夜雨天 一花發河橋政早
成策勲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

人 二南浦飛雲繞棟桴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散吏文

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三已上通判 宋王安石送文學士

倅邛州詩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
音得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
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笏忽乘駟馬車牛酒過

故鄉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
芳豈特爲親榮區區誇一方 孔毅父送張倅詩曰清
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
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
行曲爲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楊廷秀送王恭父

監丞倅同州詩曰澹墨掄魁正少年蓬山僻水得詩仙
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
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明高啓送顧倅之錢塘詩曰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
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騶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

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

已上郡倅

宋王安石送龐僉判

詩曰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迴出羣一相開藩嘗

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

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楊廷秀贈

尚長道僉判詩曰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

合于玉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

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看莫戀南樓秋月明

已上僉判

唐杜甫贈田判官詩曰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

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宿將軍只數霍嫖姚陳留

阮瑀誰爭長京召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 又送張判官詩曰處士聞名早遊秦獻

疏回腹中詩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

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李白送獨孤判官赴安

西幕詩曰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

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杜牧送斛斯判官詩曰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

三台星裏拜文星 明余詮送張德常之松江判官詩

曰萬彙涵濡雨露中百年文物倏飄蓬鱸魚獨擅吳中

美驥足寧如冀北空肝膽幾時酬楚國里閭從此變王

風吳淞江水秋無底好與使君襟抱同 高啓送葉判

官赴高唐

時使安南還

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

一言暫遣陪成瑨，片語曾煩下趙佗。曉拜賜衣辭絳闕，

秋催征櫂渡黃河。政餘好賦登臨詠，聞說州人最善歌。

劉三吾與先復初判官詩曰：左身痿痺耳仍聾，近被

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軍憐杜甫，豈無高弟念王通。敝廬

謾枉過朝使，束帛終難起病翁。欲涉湘江采蘅芷，美人

遙隔暮雲中。

已上判官

明吳子孝送陸別駕詩曰：作吏本

王畿，蘆溝葉亂飛。秋風吹易水，寒雨灑征衣。戍火鄰邊

障，原霜見獵圍。陸機吟興好，還喜簿書稀。盧柟雪夜

鄧州，顧別駕送至丹江，有詩見贈。賦荅曰：寂寂丹江夜，

色空風塵郡國歎飄蓬豈無佐吏同殷浩雅有中郎識
顧雍雪霰微茫漁火外星河搖落成樓東憐君尚策青
絲騎却與山陰訪戴同 汪道昆送張虞部謫常州別

駕還婺覲省詩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
罪郎署早知名落日梁谿權平蕪穀水城秋風回首地

淚灑逐臣纓

已上別駕

增制唐蘇頲授李守一別駕等制曰黃門皇三從兄前

洛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穆政聲趙際燕陸漳濱
淇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
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孫逖授蕭誠弘農別駕制曰

水鏡卷之十四
敕某官早因才藝久踐榮班頃涉微瑕未爲深累佐郡之職冗員頗多既有名於省官俾稍遷於近服可守弘農郡別駕散官如故

增表宋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曰始竄嶺南人皆謂其必死及遷湖外恩已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逾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及已屢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擯

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聖明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
諫者之言勉爲後來之戒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
之紛紜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簡得佐郡符臣納忠獲
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身死而不悔謹當夙夜
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增記宋蘇軾密州通判廳題名記曰始尚書郎趙君成

伯爲睂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
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睂於是始識君其後余
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
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

上而別又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勤於吏職
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
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
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
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
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
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
湛者羊叔子之言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
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
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

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曰：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設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得與聞。藝祖創業之四年，繼五代擾攘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所能及。嗚呼，盛哉！又爲筠州判官廳記曰：國家以民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倅

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
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
通惟幕職爲然

推官一

增舉笏擊蛇

宋史云孔道輔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

屬感往拜奠欲上其事道輔徑前

郡以爲神州將帥官

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莫不歎服

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

欲廣弟子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

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

待報澤民取行兇乃視之刀上有鐵工姓氏召工詢之

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

留石刻

又曰申屠致遠

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推官多所平反西僧楊璉真伽作浮圖於宋故宮欲

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簡素伉直

獻徵錄云明羅脩已字以敬為吉安府推官

言相詰莫不悅服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以為

明而少斷

又明郭淮為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

按縱獄

安邑有劇盜名一枝拘者劫人必畫梅而去示

人不測不敢捕也

淮嚴捕禁獄乃他邑被劫又以一枝

而思曰

是必獄卒得賄潛縱以分其贓且激

人告發以惑問官計圖脫罪耳詰之果然

精誠格

神

又云郭淮為永州時視篆祁陽山谷中有巨蛇即柳

文祝神明日巨蛇數頭無

不張騎從又云給諫馬騏

故斃山麓蓋精誠格神也

為淮安府推官多所平反荆杖示罰而民自服行部不

盛張騎從老弱歡迎

郡守華璉適並出見之因歎其平

易近人為

不可及

推官二

增詩宋洪咨夔送石士志推官赴調詩曰石友抱奇璞

揭來掾吾邦昂然凌霄姿莒鼎獨力扛入幕有此士諸
人亮難雙浚事風赴谷哦詩雨翻江一朝解綬去船鼓
催逢逢明廷急才俊召驛難逾瀧早晚對北闕華鐘發
鯨撞 明李東陽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詩曰北來南

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重遊京
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臺省祇
今須俊傑看騎驄馬問豺狼 尹伸送黃霞潭推官還

浙詩曰共欲謀歸去君能先我行始知官秩薄便是世
緣輕憶膾飛青翰觀霞到赤城同舟猶苦海回首定傷

情

郡尉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

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

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

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

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

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習射御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

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

就田今乃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

罷其役

設官部

官部

郡尉

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舊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

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 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皆不治民揚雄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燉煌玉門關候也 文獻通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

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矣

郡尉二

原設武備

春秋元命苞云太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云今時郡尉準此義者也

羅奸非

韋曜釋名曰韋羅也言以罪羅奸非

督盜賊

續漢書云光武歷問功臣諸君不遭際會自度能何

為乎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充懸

化石

荆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立類人形首有充懸左尉與零陵論強因相傷害化為此石也

秣陵為神

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為秣陵尉後至鍾山下賊擊傷遂死吳先主之初故吏見

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為此地神願告百姓為立一祠當有瑞應也

造五色棒

曹瞞傳曰

太祖作洛陽北尉初入尉解縉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置四

部尉

宋志云光武省都尉後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

郡尉三

增主武職

典戎伍

漢官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副佐太守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劄之

任為一郡副將然但主其武職不與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

衝厭難也胡伯始邊郡都尉箴云巍巍上聖光被八

典其戎伍口才胡不來賓蕩蕩率土來同并守撫其民人

功成並施文武備寇鹵典盜賊漢名臣翟方進奏

主兵馬備寇鹵為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

又云敕渤海都尉當典盜賊為職視事三歲盜賊寔

多不能統理奏事稱意不可治民漢書云田叔字

官職請免衛將軍舍人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

史記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

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泊無為 正身潔已東觀漢記云任延字長孫為會稽

驚及到澹泊無為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

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延到乃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

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

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謝承後

漢書云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匈奴羌豪率感奐恩德

設官部

郡尉

上馬遺金悉以還之羌性貪而樂吏清前有八都尉好財貨為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道不拾遺盜不敢近史記云義縱者河東人也為河內都尉全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

內道不拾遺又云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

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

使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

夸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優文召處士笥餌得都尉鍾離意別傳云西都尉南

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

令補吏檄到史掾以禮發遣者後漢樊曄與光武少

遊舊建武初徵為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拘

新野曄為市吏餽餽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

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

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效矣

仁而愛士善於養眾冊府元龜云漢袁盎為隴西

死又云黃蓋為丹陽都尉委貌嚴毅

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疾呼突賊

越界赴討

又云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

呼以矛突賊賊眾披靡策因隨出又云陳表為右部

都尉封都亭侯領新安都尉鄱陽民吳遽等為亂表便

越界赴討遽降陸遜拜恪掌軍糧光撫將士諸葛

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恪守節度掌軍糧非其好也

又云張光為北地都尉趙王倫為關都督氏羌反太守

張損戰沒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

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

將兵迎光招誘東羌化行彝貊又云張奭為安定

遂還長安任南匈奴左與鞬等寇美稷而東羌復舉種應之奭惟

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奭不聽遂

進屯長城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

得交通東羌遂與奭和親共擊與鞬等連戰破之又

云鄭純為永昌郡西部都尉為政清潔化行彝貊君長

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之為永嘉太守

設官部

郡尉

三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四